



新文叢書之一

# 出路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新文學叢書之一

出路

彭家煌作

1932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 出路 (全一册)

△(實價大)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作者 彭家煌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 分發行所

南京 長沙 徐州  
北平 濟南 南昌  
天津 漢口 雲南  
瀋陽 梧州 杭州  
開封 廈門 重慶  
汕頭 廣州 哈爾濱  
新加坡

## 大東書局

# 出路

## 次 目

援助	一
晚餐	四三
美的戲劇	六二
我們的犯罪	七五
出路	八八
節婦	一〇八
朦朧	一三五
浴	一五九
牧童的過失	一七三

# 出路

## 援助

### 一

打算在江市多遜幾天的湯之銘，爲着想找一間廉價的房子，這天下午無聊賴的同他的朋友走下當地利多飯店的扶梯。

這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一個常常被自己稱頌的文學家，激進的無產階級的智識份子，被壓迫的勞動大眾的同情者，若不是身上那套洋服有點兒礙事，他是早已跑到勞苦大眾的隊伍裏衝鋒陷陣去了的，若不是咖啡大菜阻障了消化器，他那滿肚子的普羅文學，也早像撒爛污一般排泄出來給人們欣賞着的

。他曾會過當地公安局長一面，據他自己說，會晤局長時，那偉人怎樣和他親暱的握手寒暄，怎樣談得兩情歡洽，別時又怎樣一直送他到大門口，鞠躬，衛警喊「立正」，舉槍，這雖沒人親眼看見，還用得着仔細打聽一下，然而祇須瞧瞧他手中的打狗棍晃來晃去的那末有韻致，皮鞋底在扶梯上開托開托的響得那末有節奏，那樣子就不平凡。

那時飯店門口，茶役旅客過路的人以及警察正團團的將一個破舊的網籃圍困着，網籃裏雜亂的堆着些不大順眼的東西，是帳房門口懾縮着的剪了髮穿藍布旗袍的女人的財產，那女人一手撐着低垂的頭，一手撫着自己無力的腰肢，眼光從蓬散在面部的頭髮裏不斷的向周圍閃爍，覺着貧窮的祕密完全露了底，如同自己赤裸在大衆之前一般的，於是她的頭更加低垂了，眼光逃避到屋角上，她那殘留着青春的臉上嚴密的布着羞慚苦悶悽惶織成的網。

「這是鏡框，這是碗筷，這是火油爐子，這是——唔，髒得很，都是她男人

的破爛鞋襪。這個包袱，大概是她自家隨身用的，嚙陰着頭，一榻刮子也抵不到五塊洋鈔的，老實話，我們真不情願把牠扣留在這裏，啥用場呢？你們想？」那茶役俯着身子，發出兩個指頭從滿鋪着灰塵的網籃裏箝着一件一件的東西，唱給警察聽，隨即挺直着胸脯，扁一扁嘴，昂然的又對那女人發出簡潔而沉毅的聲音：「哈辰光擔銅鈔來，就哈辰光擔東西去！」

女人除却低着頭，皺着眉，紅着臉，呼了一口氣之外沒有旁的，於是那警察冷峻的下了一道命令：

「唔，好，把牠收起。」

佇立在扶梯邊的傷之銘，起頭，他以長官對於部屬一般的傲慢態度冷靜的旁觀着，但是，究竟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文學家，勞苦大眾的同情者，像這樣的獨幕劇正合他的胃口，不但整個的劇情跑進他的心，而且竟把他那偉大的靈魂感動了。因為那時，他已經把這女人透視了半天，女人也不是絕沒有曠

過他一眼，且當他經過利多飯店七十五號房間時，他曾從門簾裏窺見過她一次，她那苗條的背影在他心裏的印象並不壞，受着遺覺的暗示，又在一個不是單身女人所能容忍的不可推測的紛擾情景中把這女人端詳過，這女人之應該援助，值得援助，易於援助，簡直毫無疑義。且在這種豪俠行爲上能換到女人一種平常不輕易給人的報酬，這也是當然的事，何況這報酬不是一種虧本性質的生意，在女人方面講，還是一種利己的享樂呢！

有了這俠義的動機，又從茶役口氣中大概知道這糾紛問題的分量，一種熱念，奮激的在他的心裏跳舞着：

「哈，我若是早知道這情形就好，我會幫她的忙，使她不致像剛才這樣當衆丟臉，那末，她將怎樣感激我啊？既是感激我，那末，我就——唔，口袋裏五塊半錢夠辦這件事？但是，那不算什麼，老蔣手裏有！來日市平凡的住了這末久，真等於白來了一趟，到花牌樓，到拱宸橋還想化個五塊十塊呢，何



况那說不定惹病，而這恰好是一件義舉！」

心中這樣一劃算，他覺得有離開扶梯邊的必要，就堂堂皇皇向人叢中一擠，假癡假呆幾下擠到女人後面，在櫃臺前和掌櫃大聲談了幾句天，使那女人回頭望他了，他以關切的慷慨的神態探問她道：

「噯，你究竟短他們多少錢嘍？」

「住不到半個月，中間也陸續的給過好幾回，現在據他們說還欠五塊二。」

女人回頭望了他一眼又把頭低着。

「呵，祇有五塊二啊，我以爲——」

因爲他這中聽的話把女人的頭又引過來，但同時也引過來了大眾的視線，這在他是絕對不能忍受的，一個漂泊的單身的女人被旅店驅逐了，若不是人面獸心的混蛋，誰有錢，誰就得拿出來，這是用不着以眼睛來測量的，這測

量徒然惹出急公好義者的反感來的。因此，他也就不打算伸手拿出那五塊半，盡在心裏悵悵的嘮叨着：

「錢，我這裏倒有五塊半，但可惜我還不會決定怎麼個給法。」

隨後，那網籃終於被擲到帳房裏的桌子下，這個臺既經坍定了，女人不能不設法來安插自己，她將這理由打發他們道：

「你們把牠留在這裏好了，付不出錢，不許住在這裏，這是當然的，但是他已經出去借錢了，有了錢，我們是一個小錢也不會少你們的。這傢伙他祇圖自己快樂，作與他在陶然茶館喝茶也說不定，你們不妨同我一道去，找着他，你們問他要好了！」

「他是天天出去借錢的，我們沒有這樣多閒工夫！」起頭那茶役拒絕了，忽又改口道：「祇要靠得住有錢，我陪你去一趟也可以，好在沒有多少路。」

女人掠一掠頭髮，顯出不是窮得沒有辦法的樣子走了，那茶役跟着她。

『老蔣，跟着她看個究竟看。』跨出飯店門，湯之銘輕輕的敲着他朋友的胳膊低語着：『反正沒有事，像這樣的情形我還不曾閱歷過，嚇，嚇，嚇，真妙，真妙，竟會碰見這樣有趣的事！假使她找不着她男人，沒飯吃，沒地方住，你猜，怎麼樣？看上去，這女人——啊？——』

『唔，難說，說不定，這女人年輕得很，樣子還不壞！』

## 一一

這富於同情的人，他不是個孱頭，雖則他祇愛對婦女解他的囊，但他的囊解得極其有分寸，比如現在他想以五元施捨給這女人，據他的想法，如果女人從內心表露出向他哀懇的態度，那成；如果這施捨能惹引一種感恩的報答的濃厚意味，那成；否則這錢等於擲到太平洋，這施捨全白費，無須多此一

舉；而且這樣一樁小小的慈善事業是用不着當衆宣揚的，最好仍然在利多飯店七十五號房間內兩下完成了就得，或同她在別的旅館去辦妥這事也成。他一面不即不離跟着這女人，一面在心頭輾轉思量的就是這問題。

女人走上陶然茶樓了，他呆了一呆，也裝着彼此無關的樣子，一個人跟着走上去。

茶樓上煙霧迷濛的，消閒者像糞堆上擁擠的蒼蠅，到處起着嗡嗡之聲，女人東張西望的穿了一陣，終於頹喪的退下來了，接連又走進兩個茶館，結果依然是失望。

『茶樓上這樣多人，曉得你男人是那一個？熱天熱地，尋哈開心？』  
那茶役以說出這話算代價，憤憤的走了。

像給盤香悶慌了的蚊蟲，又像失却兩針的在波浪裏迴旋的船，女人在茫茫的人海中不知往那兒投奔好，她開始在街上徘徊，低着頭踱來踱去，有時愁

眉深鎖，有時咬緊牙齒，好像決計要履行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一般的，雖然她發覺她後面追隨着的彷彿是她的一顆救星，但她知道是利多飯店裏和她說話的那個非凡的人物，向知道自己寒酸的底細的人表示着好意，那等於求乞，於是她依然矜持着，一種羞恥的觀念，反而推着她更形慌急的直往前奔竄。眼見得五元半施捨不成了，這個同情者憑恃着會和她交談過，憑恃着「我會過公安局長，我怕誰？」即令談得不投機，甚至於決裂，他是不在乎的，再次是在H市知道他的人很少，除了那局長，但這偉人不會整天在街上跑腿，這簡直就沒有被誰撞見的可能，於是他勇敢的追上她問道：

「賊，你究竟找誰嘍？」

女人對他呆了一呆，一種暗示使她不惜顧答復這突如其來的話，但是爲「我將投奔到何處」的恐嚇，她實在沒有勇氣拒絕這關心她的人了，她的眼睛轉向着前面的湖波，心靈麻木了一般似在囁語着：

『我，我，我，找他，他兩天不回旅館了，這流氓定規是逃了，沒良心的，真氣煞人，我，我上了他的當！』

出自年輕女人口中的這全是些好句子，他得好好的把牠玩味一下；『這至少是屬於姦騙誘逃拋棄一類的事，我準能猜得對。比如一隻落湯的雞，隨便怎樣把牠摟上來攔在乾處，牠是不會不情願，不會拒絕的，世上有反對延續自己的生命的事嗎？事情是成了，沒有問題的。』於是他以多情的眼睛盯住她問道：

『那末，假使你今晚找不着他，你將怎樣辦呢？』

『我，我祇好找我從前的一個小姊妹，她住在三牌樓，但是門牌號頭記不得。』女人掠一掠額前的髮，低頭瞧着脚下的泥土抽了一口氣：『唉——真要命！』

但驀然感到和陌生人談得這末親密，彷彿受了羞慚的襲擊似的，她又慌急

的往前走。

『噫，噫，這真是用不着着急的，完全用不着的。』他幾步追上她，她的步子稍稍和緩了，他把心中的底稿的一部份對她朗誦道：『這是算不了一回事的，我對你說，我們並不是壞人，你儘可以放心，這完全是良心的驅使，老實話，像你剛才在飯店裏的情形，我們看了，心裏是非常難過的。當初在飯店裏本想和你多談兩句話，但是後來覺着人多不方便，纔一直跟你到這裏。既然住旅館，我猜想你不是本地人，對嗎？大家全是在外邊作客，誰也免不了有偶然發生的困難的，這真算不了一回事，如果容許我們幫忙的話，你不妨直說，我們沒有不盡力幫忙的，但是我們很想知道你的詳細情形，若是不見怪，那末，我們找個好地方……就到菜館，或者茶樓，或者湖濱公園來談談吧。』

女人羞澀的猶豫了一下，終於苦笑着承諾了說：『好的！』

茶樓上人多，湖濱公園太赤裸，全不是掘發心中的祕密的所在，上菜館又太費，還怕對於那施捨不着好處，於是他以八角小洋賃了一隻船，三人跳上船，他和女人坐在一起，然後威武的吩咐着舟子：

「喊，划船的，向湖心開去，划到對岸，划到三潭印月，或者中山公園，或儘停在湖心不動也成，統統隨你的便——不必費話啦，到天快黑了再划過來！」

### 三

小舟搖盪的迎着綠波前進，彷彿一鉤明月浮掛在天空，魚羣繞船歡躍着，涼風更送來遠處的歌聲，垂楊夾岸的平堤蜿蜒如帶，置身在如此的美景中正同浴在水晶杯裏一樣，然而男的心靈給雜亂的計謀煩擾着，竟沒有一點幽人的雅趣，女人在兩雙視線交攻之下，低頭無語。久之，這情形彷彿又習慣了



，彼此彷彿不像以前那末生疏，用不着忸忸跼跼了，他開始關於她的身世的探詢，她也毫不隱諱的答復。

女人姓姜，名玉英，浙江嘉興平湖人，年二十四歲，曾進過半年女子職業學校。她男人姓張，據她說，她同他是「自由的」，沒有正式結過婚。因為他常常到她舅父家打牌，兩下認識了，就慢慢的好好起來，後來沒有得到家長的許可，隨隨便便同住了，到現在已經五年多，男人是漆匠，從前在嘉興開漆店，生意不壞，去年他運道不好，收了店到上海。她留在鄉下縫衣服絨絨線，本來混得過，是他寫信叫她出來，說到上海不錯，他有工作，她也可以找工作，但她到上海以後三個月，他失業了，生活情形並不如他所預期的那末好，末後簡直登不住，他就說上海市朋友多，一定可以找到好的事，但是一到了這兒，纔知道他那些朋友全是些靠不住的痞子流氓退伍兵，沒有一個誠心幫忙的，半個月旅館住下來，他是借貸無門，她是衣裳首飾當盡押絕，

他成天在外面軋朋友，她成天在旅館挨餓，弄到最近的幾天，他想出個好主意，晚上弄些爛污朋友來，想以她的身體向他們換一點錢救急，她同他吵鬧，並且說就是要賣身，也得賣給像樣一點兒的人。她嚴肅的侃侃的訴着，雖則是一段悲慘的簡單的敘述，然而這短期的劫磨，也能使她訓練得不致於對她的同情者抽噎。

探悉了女人的來絡去脈，他想按實際情形把事情規定一下，女人是大概已經一半屬於他了，當前的問題是能怎樣以幫忙的名義和她融合為一體，而融合的期間，照他的經濟形勢最好以一度為限。但這猶如涸泳在一個不知深淺的湖中一樣，祇能穩重的摸着邊兒一步一步往深處走：

「唉，像這種男人，你還是和他脫離的好！」他安慰她說：「這樣的情形，我們在上海見過多啦，再和他同住下去，你真會上當的，把你賣進堂子，那就一輩子跳不出火坑了！」

「是啊，我是想同他離開，但是他不讓我離開末，上也跟得，下也跟得，並且說要離也可以，不過非給他一百塊錢不行。我是個女人，我那裏來的一百塊錢呢？要是我有一百塊錢，那時候他又會不肯的。原先他在嘉興是交關老實的，不知怎樣一到上海，一到這地方就變得這樣壞！」

「他和你又不是正式夫妻，養不起女人，還問女人要錢，那有這種道理，狗屁，這簡直是流氓，我對你說，我姓湯，我在公安局做事，我的朋友姓蔣，他在黨部裏，如果你男人不放手，這件事包在我們身上，簡直的就把他拘到公安局去。你呢，你頂好到婦女協會去，這是救濟女子的機關，或者你要嘉興也可以，我們給你設法盤費，但是，今天晚上很晚了，無論如何是來不及的，今天晚上你打算怎麼辦呢？」

「婦女協會我不想去，太麻煩，我想還是到嘉興去，回到家裏，我一個人也可以過活的。」

『我曉得你回家可以過活，我說的是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還是仍然回到利多飯店，或者——啊？』

『利多飯店我是沒有臉皮再去了的，東西也不想要了，今天晚上，今天：』

女人以不答爲答復，她低着頭，眼光斜睨着船外的綠波。久之，她扭過頭在他的臉部微微的急速的測量了一下，她的羞怯的眼光即刻沿着他的臉部一直往下溜，溜到船底，又開始慢慢的往上移，移到足部，她發現他的襪上站着一匹飛蟲，就俯身趕走了那動物，且輕輕拍淨了他那襪上的一點污泥。

一陣舒適潤澤着他的靈魂，酸軟了他的筋骨，他用打狗棍敲着船邊，哼了半句京調，隨又向他的朋友微笑道：

『老蔣，世上竟有這樣湊巧的事，啊！』

老蔣神祕的笑了一笑。

『你想回到嘉興，』他試探着說：『三五塊錢我想儘夠了，這兒到嘉興不過幾站路。』

『不夠的，至少要十塊錢，由嘉興到平湖鄉下，下了火車還要趁幾天帆船呢！』

他瞧瞧那女人，又瞧瞧他的朋友，這問題超出他的預算一倍，頗使他驚訝了一下，而且即令如數給了錢，還像海底撈月一般渺茫呢！

不久，船在風景好的地方靠了岸，本無心逛，嫌時間早，就到博物院陳列所逛了一會兒。走出陳列所時，他儘和老蔣併着肩在前面交談着走，但是偶然回頭一望，忽然不見了那女人。沿着湖濱來回的尋找，依然找不着那女人。『究竟到那兒去了呢？這可憐蟲！她是懷懷於自家的命運，同時又傷感着像今天這樣墮落的行爲，憤然投湖自殺了嗎？她深怕跳出火坑又重地入獄，極端的不信任自己纔溜走了嗎？以一個無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的地位，這樣的

去援助一個顛沛流離的單身女人，憑心而論，這是該當的嗎？」

這樣推測着的他，意識裏儼然瞧見了一個沉在湖底的一具女屍僵直的和泥溼緊貼着，又彷彿瞧見一個蓬頭散髮的女子在爬山過坎的狂奔，在力竭聲嘶汗流夾背的呼救，於是，一種猛烈的羞慚的襲擊，把他制服了。野獸般的情性，完全消逝了，真實的善良的靈魂復活了，他非常內疚的在心裏咒罵自己，毆打自己，他下決心，無論如何要將她找着，竭他的全生命去保護她，救助她，藉圖自己良心上的安慰。幸而最後他在博物陳列所裏的僻處發見她一個工人正低聲的在談話，他纔安慰了。那時她見了他，她做手勢禁止那工人跟着她！向他走去。

『不知你到那兒去了，好，——嚇了我們一跳！』湯之銘歎呼道：『在湖濱到處找，總找不着你，你這人，唉，——噫，這個人是誰啊，剛才和你講話的啦？』

「是我男人的流氓朋友，本想避開他，但是已經給他看見了，祇好同他敷衍兩句，他也是到這兒來逛的。」

「那有這樣巧的事，隨便在什麼地方會遇見你男人的朋友？」

「是真的，他的朋友交關多啦，不是癩三就是流氓。」

目擊着她和那工人談話的這可疑的情形，很使他的心中不受用，以為自己所要施給別人的，別人行將同樣的奉還給自己，立即，剛纔那真實的善良的靈魂煙消雲散了，代之而起的是猙獰的毒恨的情感，他心想是用得着這個去鎮懾她，去收服她的，他盛氣的對她說：

「可疑得很！——太無趣味！——噯，我對你說，我們是一片好心腸來幫你的忙，你不要誤會我們的意思。像上海那種拆白事體，我們見過多啦，老實話，如果要在我們前面掉槍花，那便是你自己找苦吃，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在公安局做事，我朋友在黨部裏，什麼事，我們儘有力最對付得下，我們既經

邀你到這兒，我們什麼也不怕，不過因為幫你的忙還要惹出麻煩來，我們是不情願的，這要請你仔細想一想。」

不安的惱悶的表情籠罩在女人的臉上，她莊嚴的竭力辯護道：

「是真話，他不是我的什麼人，他是我男人的朋友，這件事是和他毫無關係的，請放心。」

三人誰都不說話，默默的毫無興致的走進了中山公園，兜了一個圈子，在茅亭裏的凳上休息，他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她，她使頹喪的勉強裝出溫柔的姿態，盡量流露出哀憐的任人擺佈的情態，竭力想和他接近，他的心情稍稍活躍了，但當他們走下石級時，看見遠遠的原先和她交談的那工人在躲避他們，他的心裏好像晴朗的天空忽又滿佈着烏雲。

夕陽已經攢到山林中去了，雲片在天空追逐着，對岸的嶙嶙的屋宇，在暝色中已經模糊了，一切都像是紛亂的暗淡的，他匆匆的找着了他的船，三人



跳上去，他和老蔣坐在一起，心煩意躁的總覺着不舒服。他低聲說：

『老蔣，這事靠不住，可疑得很，你猜怎麼樣？我是已經沒有興趣了，而且錢，錢……』

『我看，最好給她兩塊錢做零用算了，——不過，既經同她跑了這麼遠，幫忙不幫到底，好像又有點難爲情。——這事情聽你的便吧，如果要進行，經濟方面我負責就是。一句話，進行不進行要決定個辦法才行的，要趕快決定個辦法才行的。』

『呃，辦法是有的。』

雖然耳朵僅僅聽到一個口頭的對於他的幫助，然而在他對於別人的幫助上却已有了保障了。女人在旅館被窘迫的情形，這是他親眼看見的，她的男人要將她的身體來換錢，這是她自己說的，雖然女的不敢希冀這恩惠必定能照臨到她頭上，但他自信這權力全在他掌握，作慈善事還有危險，這大概不會

有的事，一個陷溺了的坐以待斃的動物，除非牠決心求死拒絕外力的救助大概是不会有事，並且這所謂危險，簡直算不了什麼，充其量，他停止這幫助的事業不就完了嗎？有了這種種信仰，儘可放膽進行下去的，但他依然疑慮着和她談話的那工人，眼睛逡巡了一周，沒有發現那工人，祇遠處一隻載着許多人的向同一方向駛的船，他纔安心了，他想用一種巧妙的言詞再試探她一下，然後再行決定，總之要使這事完全成爲情不可却的被動行爲，這便是無可營議的，於是他冷靜的對女人說：

『世界上決沒有因爲不相干的事弄得自己煩惱的，是不是？何況這件事於我們完全有害無益，而且照你剛纔的情形看來，實在有些令人懷疑的地方呢？——這件事你又不曾當面求過我們，我們是不想多事了，這並不是我們滑頭，實在的？噯，你究竟願意不願意要我們幫助呢？』

『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到了這地步？』女人苦笑着說，與其說笑還不如說

哭。

『那末，好，既然這樣，彼此完全用不着客氣了，我的意見是這樣：等一  
下，我們在一家旅館裏開兩間房，你一間，我一間，你眞要我幫忙的話，你  
到我房裏來請求吧，這是再妥當沒有的事。你贊成嗎？』

『這樣——也好。』女人沉思了一下即刻回答了。

在暝色的幕下，一切又是安逸的，快樂的，有條理的，受着涼風的撫慰，  
受着微波的搖曳，人似躺在柔軟的沙發上，倘使是在一個繡閣中，他真盼望  
有擁抱那女子的享受。

船到了岸，他付了錢，三人離開湖濱向着熱鬧的街道走，他的心給一種略  
帶羞慚實際是一種急待滿足的焦躁情緒佔住着，毫無顧忌的走進泰來旅館，  
吩咐茶房開兩間房，茶房回復他說僅剩一個「兩開間」的房子，爲着避免帶  
了陌生的女人在街上拋頭露臉的麻煩，他即刻接受了那間房，走進房，茶房

拿了簿子來，他在那上面寫上自己的姓名年齡籍貫等等，而且寫上「眷屬一人」。

#### 四

像主婦一樣，她給他們擦自來火，倒茶，擰手巾，隨後晚飯了，她替他們盛飯，服侍他們很周到。叫來的吃不完的一元和菜，在她真是一席盛筵，她無暇講虛偽的客套，盡量容納這一切，飯是吃了整四碗。在她，這總算是解決了目前的一個問題。「這問題也許經過這一夜以後竟是毫無問題了，」她這樣想着。

他呢？他是這樣想道：『無論如何，至多祇能在十元的範圍以內來辦事，否則，那便是無益的浪費，而且這還待老蔣的玉成。永久養活一個女人是不容易的，爲什麼要擔負一件不容易的事來拖累自己呢？決不的，決不的，務

使這女人在自己的慈善的施捨的名義之下領着十元去開闢她以後的生路，義務祇能盡到這地步的。」

飯後，談着些雜亂的話，他走出房，顛顛頭向老蔣示意，老蔣出房了，他笑着向老蔣伸出手，老蔣給他兩張五元的鈔票說：「夠不夠？」

「不夠也祇好隨她。」他答着，一個人走到旅館的大門口立了一會兒。

當他正在一個滿足而愉快的情調之中瀏覽着街上的景色的時候，老蔣突然在他的後面出現了。他用一種鎮靜的神態報告他道：

「快去，快去，她的男人來了。」

「啊，她的男人來了！」他驚愕的答着，即刻跟着老蔣走，這個霹靂真非同小可，尖敏的懊悟的意識，竟使他不往那間房間走，但一顧念「我是在公安局做事」的自己以前的那種聲勢，他是決不在不曾抵抗之前就示弱的，以自己的才智和資望屈服在一個窮苦的工人之下，將虛張的面具在一個被旅

館驅逐了的女人前面揭開來，這是永遠洗不清的恥辱，於是他神經緊張的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急忙趕到房間內，但是房裏除了那女人外却不見他心目中的敵手。

「噯，快要走出後門口的就是，索興把他叫回來吧！」老蔣指示他道。

在危急之中，這個老蔣不一個人溜走，還能替他出主意，這是使他暗中感謝的事，這時候他毫無主宰的祇得聽朋友的指揮向後門口追去。

「喂，你是姜玉英的男人嗎？」他從後面拍着那工人的肩大聲問道：「來，我同你談兩句話！」

那工人回答他道：「是的。」望了他一下，默然的跟着他走，他們走進房，彼此坐定了，正想把這事好好的來談判一下時，忽然房門口立着一個服裝不整的兵士，一個穿短衫褲的人。

「你們是找誰的？」他立起來，以一個老資格的官長的神態威嚴的問道。

『我是找這個姓張的。』那兵士指着那工人笑着說。

『呵，找姓張的——這是我開的房間。』他扳着面孔說，隨又轉為狡猾的態度道：『既是找姓張的，那末，好，請進來坐，不要走。』

那兵士猶疑了一下終於走進房，他那同伴却不聲不響的去了。

『這真是再好沒有。』他對姓張的工人說：『既然你來了，你把你的女人領回去吧！她在利多飯店被逼迫，正找不着你。』女人的丈夫一聲不響的坐着，焦黃而愁苦的臉上刻着極深的皺紋，在他的表情上看不出流氓痞棍的神氣，却呈現着不擇手段去生活的那種老實無能的模樣，他望望自己的女人，嘆望傷之銘，拘謹的不安的掏出香煙來，遞給湯之銘一支，湯之銘拒絕了，隨後他自個兒抽着。

中因為這女子很可憐，我們在利多飯店看見了她，纔和她在外面談了許多話，我們很想幫助她，所以把她帶到這兒來的，我在公安局做事，我的朋友

在黨部裏，——現在，你們來了，打算怎麼樣？」

「我是來玩玩的。」那兵士說。

「來玩玩是沒有益處的。」湯之銘對兵士說：「你既是他們的朋友，你不能想法幫幫他們嗎？」

「我，我，我自己還——」那兵士瑟縮的說。

「你姓什麼？」湯之銘走近兵士，他扯出他的符號說：「那一師？那一營？呵，教導隊，田長春，好極了。」隨即他按電鈴叫來了茶房，吩咐道：

「馬上打電話給公安局局長室，就說姓湯的同局長講話，局長室的電話是四百六十四，快點！」

這好像是對他的一個不利的預謀，這其間，他不能不虛張着這樣的聲勢的。隨後，他問那工人道：

「你原先是幹什麼的？」



「我是做漆匠的。」

「那末，你好好的做工，很可以养活你的老婆，好好的過日子的啊，爲什麼不養她，還要把她賣堂子呢？這是你女人親自對我說的，你這種行爲太下作了，我們吃公事飯，既經知道了是不能不管的。——我們的意思，是想把她送婦女協會，或者婦女救濟所，如果你還要向她糾纏不清，我們把你送公安局，虐待婦女是應該嚴辦的。」

「唉，唉，」那工人搖頭嘆息道：「把她賣堂子，那有這種事！沒有錢養活她，這倒是實話，在這兒，我找不到事，想當新兵又怕不關餉，想當警察，又想起一個月還是弄不到幾塊錢，所以，唉，——我們，我們同住已經五年了，無論如何，她想丟開我，那是不行的。」

「你不是要把我賣堂子啊！」女人憤怒的說：「你兩三天不回旅館，錢又不付，晚上回來還帶些糲三來，昨天還在外面打電話給旅館要他們逼着我

錢，我從那裏來的錢，你不是要把我賣堂子啊，你是人？」

「那有這種事，那有這種事！」那工人苦惱的說：「當初我要你在外頭賃房子住，你要落旅館，旅館開消大，我沒有錢，你難道不知道啊！假使你能在外面做點兒工，我也找一點事，隨便幾塊錢的進帳，不是也勉強能過活嗎？剛到這兒的時候，你手裏還有十三塊錢，你要住旅館，如今弄到這樣，你想在外面胡鬧那是不行的。」

「不住旅館怎麼辦，賃房子不要家具嗎？做工，做工，你給我找工作啦，你的朋友這樣多，你給我找工作啦，到如今你自己該找到了工作啦！」

那工人完全給苦悶壓倒了，答不出一句話。一會兒，茶房回報道：

「局長不在家。」

「你請多坐一會兒，不要走噢，——讓我自己打電話。」他關照那兵士，就匆匆的走出房。

實際他沒有去打電話，他知那電話無須打，局長不是爲他一人而設的，他不能爲着「會過一面的朋友」管這樣的公事，他僅走進帳房索出旅客登記簿，塗了自己的姓名，寫上女人的，他這樣想：

「倘是事情鬧翻了，我不會落在別人的圈套裏，這房間是完全替女人開的，這不能說不是出自善意，並且，這女人受逼迫是事實，這工人養不起她也是事實，無論怎樣，我還不會和女人發生怎樣的密切關係，證據毫無，援助不是罪惡，我有道理。」

當他又進房時，那兵士已經被嚇走了，於是他更威嚴的對那工人說：

「噫，今天你跑到這兒究竟打算怎麼樣？」

「我不打算怎麼樣，我是要看她怎樣？」

「看我怎樣啊！」女人用食指指着那工人說：「你把我的幾件衣服贖回來，熱天熱地，我沒有換洗的，你給我房子住，你給我飯吃，其餘的事我都依

從你，要我同你那些癮三朋友來胡調，那是不來的，我沒有同你正式結婚，我沒有賣給你，我是我自己的身子，我歡喜誰就歡喜誰，你管不着的。這日子我已經過夠了，苦頭吃盡了，我告訴你。」

那工人皺着眉沒有回答她。湯之銘從旁駁問道：

「那末，她所說的，你有辦法沒有呢？」

「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行嗎？她是女人，受着這樣的虐待，很可憐的，你是她的男人，男子漢，大丈夫，沒有辦法行嗎？——好的，你沒有辦法，我有辦法，把她送婦女協會，把你送公安局！」

「要送公安局也祇好隨你們，我們已經五年了，已經五年了，——唉，無論如何，……唉！」

那工人的沙眼愁慘的向周圍翻看，用指頭刮着額上的汗，不斷的搖頭。

「這是個無能的笨蛋，以「公安局」三個字足夠對付他的，但他那個「沒有辦法」當真沒有辦法，他不是個流氓，他失業，同時還失戀，講起來，究竟有點可憐的，「我們已經五年了」這是不能抹煞的，不能生活，這個「公安局」也用不着了，倘真的到公安局，「我在公安局做事」這玩意不穿了泡嗎？再則自己對這女人，憑良心講，講得過嗎？再次那兵士是真嚇走了嗎？不會再邀些人來搗亂嗎？如此說來……」

這樣揣測了一陣，於是他對老蔣說：

「這纔真沒有辦法啊，看他的樣子實在也很可憐，老蔣，這事情你看應該怎麼辦？」

「他不是欠了利多飯店的錢嗎？我的意思不妨把利多的老闆叫來，看他們的態度怎樣？」

「我看，不如我們一道到利多飯店去。」

換句話，這就是說：

「這祕密已經公開了，這地方有點兒危險，還是離開的妥當，讓利多的老闆也來逼逼他吧！這至少對於自己有點兒幫助的。」

「也好，那末，走！」老蔣說。

他兩位給了帳，帶着女人走，那工人也祇得一道去。

事情已經弄到勢成騎虎了。是他自動的發起的，照原定計劃幹下去，情勢有所不能，當真援助起來，白白的送掉些錢又頗不情願，這出乎意料的周折是他夢想不到的，這有藉助利多飯店的必要，是不消說，同時他還不能不向自己所要援助的人請求援助了。當那工人在他們前面走時，他和那女人低語道：

「噫，這件事，我看上公安局也沒有用，如果結果還是要上公安局的話，你就說是你請求我幫忙的，並不是怕麻煩，按情形說應該是這樣的。我看他

，實在是沒有辦法，嚴辦他也沒有用，不過你如果和他在一起，將來仍舊是沒有好結果的，這日子你不是說過不是？」

「唔，是吧，我照你的說就是，不能使你爲難的，我們，是的，這是過不下去的，我決計同他離。」

## 五

在利多飯店的七十五號房內，茶役們倒了茶，弄了洗臉水以後，忽然呈着緊張的氣象。

「張先生！」茶役中一個說：「您欠的房飯錢，現在請您拿給我。」

「自然要給你們的，催得這樣緊幹什麼？」那工人苦惱的回答道。

隨後，茶役們去了，他們談了許多話以後，茶役們又來了。

「張先生！無論如何請您把這筆帳目了清得了，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任。這

竿錢，帳房裏是不管的，我們又不容易找到您，今晚您既然自己回來了，那真是再好沒有。怎樣？請您原諒點！對不住！——」

好幾個茶役圍着他而且向他伸出索欠的手。這自然使他受了一點打擊，但他大概經歷慣了這情形，他用手向他們一揮道：

「自然要給你們的，請你們暫時出去一下，我們有事情要商量。」茶役出去了，他關了門繼續說：

「湯先生，我同你講句老實話，我於今弄到這個地步，這是您知道的，真叫做走頭無路，女人，我養她不起，當然她不惜願，我也不好勉強她，祇是我現在，無論如何總少不了一點兒錢，多少總希望能弄一點兒錢纔好走一條路。」

湯之銘對那工人的請求帶着勝利的微笑，他徐徐的點着了一枝香煙重重的吸着，正想找句話來回答時，房門外起了一陣足步的聲音，四個穿着比較遠



整齊的人走進房，和那工人瑣屑的談了一陣，又和勞之銘寒暄着。他把這班人估量了一下，纔答復那工人說：

『對於她，我們有辦法，就是把她送婦女協會，或者送回鄉下去。對於你，我們沒有辦法，據她說，你的行爲，我們覺得是不能夠挽救的，並且你的朋友這樣多，難道沒有一個可以幫忙的嗎？』

『我們都是窮人，沒有這力量。』來客中的一個答道：『湯先生，您既然肯幫她的忙，總也能替他想法的，您在公安局，局面這樣大，替他找一個小小的事想必不難的，兩家頭全承您的照顧，他們會規規矩矩過日子的，那末，不但他們萬分感激您，就是我們也很感激您的。據他說，女人不跟他，他也隨便，但是想弄幾十塊錢，自己好做一點兒生意。』

湯之銘聽着這個說話者的老練的詞鋒，以及那能幹的神情，他十分不願受這樣的恭維，「他的話是不错的。」他想到：「既是可以帮助女人，爲什麼

不可以幫助男人呢？自己既然認定他要把女人賣堂子是一種罪過，但回顧自己對於這女人的意念，不是完全承認她男人的辦法是對的嗎？爲目前的生活，這是她男人的罪過嗎？」對於這來客的話，實在他難於答復。這大半天的奔走與圖謀，也把他的理智完全弄昏了。

『這個，請你們不要誤會他的意思。』看這情形太不對了的老蔣從旁插口道：『他並不是打女人的主意，想買這女人，他是已經有老婆有孩子的人，實在是他看見這女人很可憐纔想幫助她的。據她說，他想把她賣堂子，像這樣不人道的事是誰見了都要干涉的。現在，你們問他，他有能力把女人領回去，那是再好沒有。否則祇好照我們的辦法辦，喊，姓張的你究竟有沒有辦法呢？』

那工人依然答不出話，跟着那女人逼着他答復，他倆對罵了一陣。

趁着這機會，湯之銘想把這事情推脫，他和善的搖頭對他們說：

「唉，這真沒有辦法，據女人說起來，他實在是應該嚴辦的，但是看見他這幅樣子又實在……那末，我們祇好不管，聽他們自己。秦來旅館，我替她開了一間房，如果這旅館不好住，就兩家頭權且在那兒過了夜再說吧，時候不早了，我們要，要……」

「那末，湯先生，」原先那來客逼着說：「您既然肯做好事，好事做到底，就替他們開消了這旅館裏的費用也好的，要不然就給點錢她回鄉下去也好的。」

「這個沒有什麼不可以，五塊十塊，我們是不在乎的，但是以後他能不能把她賣堂子嗎？再則，即令替他開消了旅館的費用，出了旅館又怎樣？我們所以要干預這件事是想把他們的問題得個總解決，零零碎碎的來接濟，那是無濟於事的，完全不必多此一舉。——唉，真難，照我們的辦法，對於他……又實在……唉，真難，……這件事，我們祇好不管，老蔣，怎麼樣，我要出

去一下，馬上就來。」

說着，他向老蔣做了個眉眼就此走出房，在廁所裏耽擱了一會兒，深怕老蔣還在房間內，又回到七十五號窺探了一下，還好，沒有被裏面的人看見。老蔣並不在那兒，祇聽見裏面相罵的聲音。

像逃兵一樣，他從那扶梯上溜下來，怕後面的追捕者，怕看見那些茶役們，也不敢回頭再瞧一瞧這飯店。那樣子絕不像白日裏從這裏走下時那樣平凡了。

微風吹來，一陣涼爽的清鬆的感覺通過他的心靈，電燈半明半暗的照着，行人稀疏的走動，這景象又全是安靜的和善的，使他非常的快慰。他引領一望，發現在暗處立着的老蔣，他歡欣的跑過去，拖着他就走。一壁說：

『這件事，完全弄糟了。』

『自然是弄糟了，不僅如此，而且是弄得一場糊塗。——到了這地步，你

說「男的不管，女的我有辦法」，這樣，他們就樂得把擔子向你身上推啦！你還說「女人有辦法」，到這時候，能夠逃得脫身就算了！」

『自然是逃脫就算了啊，我說對女人有辦法，對男人沒辦法，這是一個計策啊！——就是逃不脫，也不見得能奈何我們，這些人全是些無用的傢伙。倘是真的鬧翻了，他們硬派上我一個罪名，向我要素，那就免不了上公安局，不客氣，到那時候我就對公安局裏的人說，「我是局長的朋友，」我怕丟了局長的臉！並且那女人，我敢擔保，她曾幫助我的。她受逼迫，她丈夫拋棄她，要變賣她，這是實情！至少名義上我是不受責備的。』

『不管怎樣，這件事無味得很！』

『當然無味，目的沒有達到，五塊錢已經化得淨光，當然無味得很，——老蔣，我沒有錢用了，你借給我的那個十塊錢，我還是暫時借用了再說吧。』

## 六

無產階級的蠢賊，色性狂者，湯之銘正坐在黃包車上在城外一條熱鬧街上經過。

這是第二天晚邊上的事，他正在車上左顧右盼的時候，不期又遇見那女人，她在街旁的走道上頹喪的低着頭正向着他步行，偶然擡頭瞧見了他，她向他奔着，竭力震動她那尖銳的嗓子狂叫道：

「喊、喊、喊，你上那兒去呵？你上那兒去呵？湯先生，喊，喊！」

湯之銘早已看見了她，他稍稍驚動了一下，即刻鎮定了，他的頭筆挺的，目不斜視的直望着前面迷朦的灰塵。沒有比這回更好的教訓能使他再白糟蹋洋鈕的，他的車飛速的一直向花牌樓一帶的娼寮中奔去。

一九，七，一日在上海。

## 晚餐

下午，兩點鐘，這家人家總算用過了早餐，早餐有大黃魚，有青菜，有荷包蛋，是破斧沈舟的儘半元財產辦的；未來的命運併不知道怎麼樣，也權且偷安享樂著再說。不知稼穡之艱難的孩子阿富，生怕錯過機會似的，足足排了三大碗飯進肚子，菜是全不聽母親阿姐的呵叱，一雙筷老在魚碗裏蛋碗裏攪，直到桌上羹饌狼籍，他纔放了碗，嘴邊還掛着魚刺就邀妹妹到大門外，圈定一塊乾淨地，用粉筆畫着方格，輪流的擲著瓦片，跳著，競賽著「造房子」。飯後，多愁多慮的母親收拾好竈間，便進房用雞毛帚揮來揮去，把幾件極熟習的傢具左推右移，祇想排出個新花樣；箱裏櫃裏的東西，原在前幾天移居到新寓時仔細檢點過的，這時還覺去了什麼，重行一一去觀察，去記

憶，甚至連一個針箍的沿革都要背誦出來；就這樣去消化肚皮裏的滋養料，就這樣去攆走那漫漫的下午；腸胃裏雖暫時感覺飽滿，心中卻依舊留着缺陷，這缺陷反因剛纔的過分享樂愈顯得空洞。大女兒翠花則不知怎樣起了興頭，精細的在梳粧檯前裝飾，胭脂水粉敷得極其勻稱，旗袍靴襪全換嶄新的。

她起了什麼野心敢這樣裝飾呢？蹂躪夠了的身子固然樂得在森嚴的禁令中休養休養，可是自從她失了那個「業」以後，有種種的要求卻不容她把自己荒蕪下去。她僅擅長接客的技能，未來的幸福，全家的生命，全憑這技能去開創，去維繫，拋卻這已熟練了的技能再繞灣兒從新幹起，不獨犯不上，也沒有什麼大好處。她們格於禁令，由秦淮河附近拆下牌子，躲在這兒已一星期多了，掩旗息鼓，門前車馬絕跡，這隱居的生活，正同在深山古寺中苦修的僧尼，和塵世絕了緣一般。

她裝飾好，躺了等著；坐了想著；想做點雜事，又像把自家糟蹋了似的，



便在房裏徘徊。究竟等著什麼，想著什麼，連她自己也覺茫然。她正同她母親一樣，享樂之後，心中反而開裂了一個無底洞，這黑黻黻的洞兇險的要陷落她母親，她弟妹，她自己以及她的全世界。兩次三番她跨出房門想避開這可怕的局面，然而那沒有陳設的小客堂，污暗的母親的臥室，荒漠的竈間，一切，總使她見了不舒服；向大門隙裏一張望，門外有時是閤關的響著查街的巡警的皮鞋聲，有時是因着官廳人員的皮帶的偉影，她就趕快縮進房，躺著，坐著，彷徨著。這怯弱的「居民」就如籠中的小雀子，如離羣的雁，真不知要怎樣「居」纔好。

她立在衣鏡前端詳著自己，粉紙在鼻頭上，額角上又精細的擦了一遍，覺著實在是毫無遺憾的了；按一下頭頂，鴨屁股光溜溜的也犯不上再敷司丹康了；於是孃孃婷婷的側轉身，這姿態正同盪漾的微波，正同融融的溫柔的海，她斜睨著整個的海面，斜睨著沿海的曲線，且輕飄而嫵娜的踱了幾步這樣

對鏡賣弄著風情，同時也咨嗟的給予自己以同情的慰藉。

母親併非沒有關心這打扮齊全的女兒的，她心中除溫習著已經付出的三十元房金，二元木柴，三元米等的大事情而外，也留神到女兒之所以要裝得那末妖豔的意義的。她想：祇須女兒一出門，個把客人她定能拉到手的，住夜十元，八元；打茶圍，一元，二元，這是不用愁的。晚餐更應該豐盛點，是啊，我現在就該盤算買什麼菜——她出門不會給人識破吧，不會給人告發吧，倘是觸霉頭給警察破獲了，天啦，她會被送進濟良所，我還得罰錢，往後我憑什麼養活自己，憑什麼養活兒女呢？孩子也得讀幾年書，學一門職業，小女兒也得讀幾年書，要到十七八歲纔能正式上捐，呵，我老昏了，明的暗的全都禁止的啊！……總之，她平常把翠花尊重得同什麼似的，與其他她在外出亂子，寧肯暫時忍耐著饑餓。她劃算好了，對女兒說：

「你不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吧，姑娘？」

「想是自然想出去走走啊，——我們不是也要喫晚飯嗎？菜呢，——媽，一禮拜一禮拜呆坐下去，我真不知會弄成什麼樣子的。」

「你還是在家歇歇的好，我什麼都已打好算盤的，我還有兩個金戒指，足金的，總值二十來塊錢，幾天不出門難道真的餓死了不成？」

「喫完了首飾又喫什麼呢。九兒歸一，我們橫直是要靠撈野食喫飯的，我想祇要小心點就是，出去溜溜有什麼要緊。」

「我看是不妥當，姑娘，像你這樣的打扮！外面的風聲還緊得很呢！聽說，呵，是啊，我還忘記把一件新聞說給你聽呢，——今早我出去買菜，碰見紅菱的媽子，是她告訴我的，說是市長近來親自出來查呢。昨天晚上還在龍門西街二號把小鴨子連客人都捉了去，押在公安局裏，曉得是誰告發的啦，你看可怕不？客人還是掛金牌的官兒呢，像是小官見了大官，就像耗子見了貓似的，起初認是小鴨子男人的朋友，來玩玩的，等到巡警在他身上搜出風

流食，總沒有話說了。還是多歇幾天的好，姑娘，實在這地方將來登不下，我們還好到上海去混的啊！」

以翠花平日的勢力，是足夠左右母親的主張的，但這時祇須記一記在秦淮河附近未拆牌子時的風聲鶴唳的可怖情狀，再推一推被破獲之後是怎麼個情形，她實在沒有勇氣來反對母親的話，祇皺著眉，低著頭，在房裏來回的踱。最後，她心中忽然發現了一線光明，她脫去那件淡紅色旗袍，長絲襪，漆皮靴，換上淺藍國布的長衣，穿著麻紗襪，青布鞋，祇讓臉子照舊的漂亮，整理好了，她走到母親前說：

「媽，你看這種土裏土氣的打扮怎樣？」

「唔！——穿大布的好得多啦！——倒像個學堂裏的小姐！」

「阿富他們兩個小鬼不知道到什麼地方玩去了？我去看看他們噢，媽！」

她微笑着，幾步跳到大門外，倚門立著。母親釘了她一眼，沒有說什麼。

大門外，各色的人來來往往，她起首揀好的看，沒有好的，就連聽差之類的人也垂青起來；爲著救急，全都可以拋棄愛憎去行事兒的。她遠遠的注意他們的姿態，注意他們的裝飾，然後注意他們的臉子。自然，人們的眼睛是絕沒有把她放過的，當他們走近了，瞅著她轉著念頭的時候，她嬌羞的低了頭，眼瞧著別處。這時，阿富和妹妹還在門前玩，她故意和他們打趣，藉此遮掩遮掩。有時發覺人們的眼睛死死的盯著她，甚至停步對她看，她就連手也不知怎麼攔，脚也不知怎麼站，正正經經的不給人顏色看，可是那人將要走了，她卻又會把眉眼丟了去；那人再回頭來看她了，她使他知道自己在看他了，則偏又回復那不睬不理的樣子。她做得很規矩，完全是女學生的莊嚴樣子，一點兒也顯不出是營著「業」的。總之，這少女祇將兜攬的廣告在一雙閃爍的妙目裏登著而已，正是春天，誰不說這閨秀在懷著春呢？然而一點鐘一點鐘過去，始終沒有一個仁人君子下決心肯破費幾文來把她弄上手的

辰光漸漸晚下來了，她依舊立在門前；人們依舊在門前絡繹，依舊和她互相注視；來了又過去了；頭回轉了，又終於去了，遠了，沒有新的變化。她關照阿富和妹妹當心車馬的推撞，吩咐他們別離家太遠，自己便轉身進去；不久又站在門外，一刻兒又進去了，在房裏照過鏡子了，夕陽將西下了，她畢竟還得立在門外，且決了心大膽的離開了家門，向熱鬧地方嫻嫻的走去。

她算得勝回朝了，不久，在回家的路上，她帶著她的俘虜，是個中年的瘦子，臉色蒼白，頭髮蓬鬆，看樣子，恐怕他也沒有熱忱和興致在她身上圖報效的，或者他是一時的好奇，尋尋開心，或者他是閒著沒事做，儘在馬路上巡閱，或者他是個描寫戀愛的小說家，是個抄襲派的文壇健將，爲文學，纔老在婦女裏去經驗人生的。他不卽不離的時而走過她，掉轉頭來瞧，時而落

在她後面，咕嚕著聽不清的情語。她把苦悶的微笑應酬著，口裏雖沒說出半句親暱的話，然而流盼的眉眼，卻是富於情誼的把那瘦子勾著走。

走到家門口，阿富和妹妹正從母親那裏夢了三四個銅子衝了出來，向她們瞧了一眼，就奔到糖擔子那裏去了。瘦子躊躇的站住了。她即刻轉身向他點點頭，走進門，隱藏了半個身子在門後，嫣然的低聲說：

「請進來呀，不要緊的！」

瘦子大膽走進去了，門關了，裏面是歡歡喜喜的，外面是太太平平的，然而不久，來了一個維持治安的警察。他是附近的站崗的，他早已看清楚了這幕劇，然而這對於官廳是違禁的。他耐得煩在這家人家周圍逡巡著，向門隙裏張望著，在屋後的窗下傾聽著。

「媽，客人來啦。」翠花婉轉地歡呼著把瘦子引進房。

瘦子是長於跟女人遊戲的。這樣的溜進女人房裏也不是破題兒第一遭，女

人，他很歡喜的，至於賠本跟女人去周旋，卻爲他所不喜。在翠花的大方的呼喚聲中，他早已分曉這女人是不是屬於他所歡喜的一類的，但是既來了，也祇得瞧著辦。

母親端了一杯茶和一盤瓜子進房，便走開了。翠花陪瘦子坐在梳裝檯兩邊，彼此互看了一眼，她開始問：

「先生貴姓？」

「吳。」

「在那裏得意？」

「沒有得意過，打流，嚇嚇，你貴姓？」

「客氣！客氣！——我姓劉。」

「你的芳名是——」

「翠花。」



「呵，翠花——好漂亮的名字！——人更漂亮呢！今年幾歲？」

「十九，怕不相信吧？」

「不相信，還不到呢！——你的先生……」

「我還沒有——」

「那末，你是在學堂裏讀書的嗎？」

「書是讀過的。」她紅著臉，低了頭弄衣角，立即又擡了一下頭，眼睛瞧著梳裝檯，手在檯上畫著，一壁說：原先我在初等畢過業，到十三歲，父親死了，沒有法子，後來就跑到這條路上來啦。家裏有母親，有弟妹，要喫飯阿，先生！要是肯幫忙，能夠留在這裏，真是感激不盡！」

「那倒也無所謂幫忙，祇是——」瘦子吞了下半句，瞧著翠花苦笑著，隨即伸了伸懶腰。」

「請到牀上歇歇吧。」靜默了一陣之後，翠花沒有得到滿意的回答，頗有

點過意不去。她走出房，讓他去考慮一下。她走到母親那裏，將情形報告了，兩人臉上浮出歡笑來。總之，瘦子即令不留在家裏，祇須給一二元茶圍錢，目前就一切都沒有問題了。

瘦子橫躺在牀上，心中也不算很冷靜。原先是祇想怎樣能開脫，祇想怎樣使他那皮匣的四五塊錢沒有絲毫的損失，然而現在覺得綳子牀還柔軟芬芳，屋子還乾淨華麗，女的臉子也不錯，也讀過書，穿著還雅素，嬌小伶俐，怎見得比女學生少奶奶減色？玩玩女學生，吊吊少奶奶怎見得不花費分文？况且那全是享樂，這則除享樂之外而對於某一方面還有所謂「幫忙」的性質的，花兩塊錢他是已經決定的了，但也不情願白送掉。當翠花進房坐在牀沿了，他開始握住她的手，摩撫著，漸漸的由淺入深的逗她，將她攀倒，做出各種的遊戲，且交談著。

「你們在這裏多久了？」

「三四年了，原先在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住，是一禮拜前搬過來的。」

「聽說幹你們這種事的近來不大大方便啊，爲什麼不到婦女習藝所裏學一門正當職業，或是到落子館裏去唱唱？」

「還講得到方便，唉，不准登在南京末，簡直、連暗的都得查禁呢！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要養活一家人，進習藝所能養我一家嗎？能使我的弟妹上學嗎？如果能，再好沒有，我進習藝所就是。至於落子館，我嗓子不好。像她們，唱完了落子，還不是依然幹我們這樣的事？我以爲如今當官的也真有點奇怪，把我們趕走，不准掛牌子，罰錢，拘押，那向真嚇得夠了，可是唱落子的那種辦法他們倒贊成，哈哈！真奇怪！」

「落子館裏姑娘們是右那裏說書勸世，不准穿著得奇形怪狀，不准唱淫詞浪調，究竟和你們兩樣一點的。」

「什麼兩樣，一個模子，我到過那裏，她們說的什麼書，簡直在那裏唱戲

，有些戲還是客人點的，一塊錢一齣。」

「你的話固然不錯，但那究竟是官廳許可的娛樂機關呵！」

「所以我說如今當官的就有些奇怪啦。——如今我也什麼不埋怨，我祇埋怨我父親死得太早。要是他能夠使我在高等裏舉過業，學了三民主義，那我也就用不著幹如今這個路。我同鄉的一個姑娘和我在初等裏同過學的，年紀比我大兩歲，可是她在高等畢過業又進過年把中學，聽說她在湖北幹過宣傳科呢！百幾十塊錢一月，多愜意！不過聲名也不大好，聽說她在外面姘了數不清的同志，這和我們又高超了多少？」

「那是戀愛啊，戀愛是很神聖的。你知道嗎？」

「我知道的，一個男人勾搭上一個女人，這就叫戀愛，勾搭不上女人，就去找窯子，這就叫做嫖，比如客人愛了那窯子，窯子也愛了那客人，這也還是叫做嫖，因為窯子是要錢的。但是他勾搭上的那個女人多半是有錢的，有

飯喫，當然她不要錢，甚至倒貼錢都可以，但也得請她吃大菜，看電影。若是那女人境遇不好，你得供給她的衣食，若是和她正式結了婚，還得養她一世，這就不算嫖嗎？——先生，您今天肯上我這兒來，總算看得起我，而且我是很愛你這種人的，你很爽氣，我求求你把我們這回事也看成戀愛吧，猶如你和沒有錢用沒有飯喫的女人戀愛了吧，你也不必把牠看成神聖，祇須把牠看成慈善事業就得了吧。——你曉得我們當窰子也不是沒有一點骨氣的，我們不像那些已經嫁了的女人，背了男人跟餅頭跑，一輩子不見自己男人的面，我們祇要那客人認識我，隨他那時歡喜我，他就可以來滿足了去，祇要他每次給我們袁世凱。——我曉得你先生就是爲著這一點看不起我們哩！但是，在從前孫傳芳坐南京時代，我們生意好，很好混，我們也曉得擺臭架子，嘿，不是知心的客人，我們也不輕易留住的，可是如今不同了，不准掛牌了，又什麼都貴了幾倍，所以，我們很苦楚，先生，祇要您願意，我總不會

忘記您請幫幫忙留在這裏吧！」

「無所謂幫忙，我會對你說過的，我也不是不願意。我聽了你一番話，我不但歡喜你，還很佩服你，可是我對你說過的，我在打流，我沒有許多哀世亂，我身上祇有五塊錢，我賭咒都可以的，等明天設了法再來吧，對不起得很，明天准來就是！」

「你真的有五塊錢嗎？先生，哈，哈，哈，這就夠了，你打流，我知道你不是連晚飯米都沒有的；我們要喫飯，你也要喫飯，全都要喫飯，你沒有多少錢，我們也不會剝你的皮，是不是？好！我們不講錢多少，你就留在這裏吧！」

她嬉笑顏開的說，一手搭在瘦子肩上，把臉湊近他的臉，親密的和他吻了一吻。

這時大門忽然有人重重的敲了二下，他母親去開了門，進來的却是個警察

，接連又一個，還有一個在門外，是原先那個站崗的。

「有什麼吩咐我們嗎，巡官？」

「我們是調查戶口的，你們家幾有幾個人？這裏就祇你一家嗎？」

「就祇一家，我有二個女兒，一個孩子，連我自己四個。」

「你的女兒多大？孩子多大？」

「大女兒十九，孩子十二，小女兒纔八歲。」

「那末，剛纔進來的男子是誰？」

「是——沒有，沒有男子進來啊！」

「瞎說，明明有男子進來的，跟在一個女子後面。」

翠花給房外的盤查聲驚駭了，從牀上跳起來，向房外偷看了一下，即刻臉色蒼白了，戰慄的輕輕奔到瘦子前囁嚅的說：

「見鬼，巡警來了，真倒霉，我們還是大大方方走出房吧，免得他們搜，

你答應是我哥哥就是。」

瘦子昂然走出房，不久翠花也走出房，於是巡警走近瘦子說：

「你是誰？」

「是我。」

「呵，你是你。這女子是誰？」

「是我妹妹。」

「這太太是你什麼人？」

「是我母親，怎麼樣？」

「不怎麼樣。」

巡警忍耐著，回頭對翠花的母親說：

「你不是說你的孩子十二歲嗎，」說著，用手指著那瘦子「看他的樣子，

就連二十三十也有啦，這是怎麼回事，啊，你們？」



「十二也好，二十三十也好，這全是我們自己的事，大概也不妨害公安吧？」

「什麼？不妨害公安？你說的！可是公安局裏不能由你這末說，你們應該明白你們幹的是什麼？不必費話啦，走，走，一起走，一起走。」

這屋裏登時起了一陣無謂的紛亂；母親作出下賤的樣子，嚙嚙嚙嚙哀懇著；瘦子換了柔和的態度，鎮靜的分辯著；翠花兩手捧著臉，低聲的飲泣著。但不由人嚙嚙，不由人分辯，更不在乎那低聲的飲泣，全都應該走，留了一個警察守著門其餘兩個押著她們走。

正要回家的阿富和妹妹在門外的微光中瞧見了這一隊，阿富奔著喊：

「姆媽——阿姐——你們還到什麼地方去啊，這時候，——我們餓透了，晚飯呢？」

他搶過警察前，拖住母親的手，嬉皮嬌態的糾纏著，那趕不上阿哥的小女

孩卻哇的一聲哭倒在遠處的街旁，儘在那裏放賴

一八，五，三十。於上海

## 美的戲劇

大田鄉火神廟的戲已經演到最後的一天了。

秋收後，人們全有工夫去看戲，至於秋茄子那裁縫，不用說，熱天，人們歡喜打赤膊，既用不着他做衣服，他又不能改變行業使自己成天忙；縫鞞固是他的特長，然而天殺的大田鄉的女人近年來竟自都能動起針線來，他那個「長」也就不怎麼「特」，所以，倘使火神廟的戲整年的唱，他儘有工夫整年的看。

班子是從平江接來的，花了不少的錢，朝錢上看，戲劇定規是極美極美的

，然而大田鄉人却審不出其中的美，惟有秋茄子。當臺上正演着一齣「打龍袍」的黑頭戲時，已經上午十一點多鐘了，扮演過的戲子先先後後在臺邊的走廊裏吃飯，而觀衆們却用油糰包子之類的東西去果腹，祇有秋茄子像着了魔似的儘敞開喉嚨對那黑頭嚷：

「好哇——好——哇！」

他喊厭了，就抽空鼓着掌，好似他的心頭橫互着一個問題；一靜不如一動，這鼓掌叫好也像對於他那問題多少總有點幫助似的。不過他所得的幫助除那黑頭對他隱了兩眼之外，便沒有旁的。於是他愁腸軋軋的不免懷疑着：我和他不認識，儘鼓掌叫好有什麼意義呢？……於是他灰心了，不去理會那黑頭唱的戲，就急切的和一個鄉黨周旋着：

「喝，周家二爹，這陶人健吧？——今年府上的收成總算不錯的，聽說也有七成哈？好福氣！」

周家二爹的回答是：「嗯，嗯，好，好，那裏，三成還不到，說不定到冬上就會挨餓呢？」他那嚴峻的臉龐對着秋茄子，眼睛却看着臺上那黑頭，摸鬍子。

「你老人家也來啦，哈哈，坐轎子來的吧？福庭四娘姐？」秋茄子很機敏，馬上又換了方向對一個老太婆說，而且順手逗逗她身邊的孫男：「好脚色，已經進了洋學堂了吧，穿着新竹布褂褲，好個漂亮的公子少爺啊！」

那福庭四娘姐也全不理會這贊頌，硬梆梆的把話頂撞他：「你不要惹他哭，秋茄子，這孩子吵起來是沒有高低的噢！」

秋茄子仍然不死心，又向一個農夫瞎扯着：「呀雨青哥，你來了，我說，是噢，你一定會來的，呵，好，好極啦！聽說你的豬婆下了一窠崽哈？真是，一下就是十三隻，再過兩個月又是百多塊錢的進場啊！」

「豬是下了一大窠，可就沒有東西餵，如今糧食貴啊！」那農夫做了半個

笑臉走開了，生怕秋茄子這臭蟲爬上身。

頗失望，身子轉過半邊來，秋茄子的那苦笑臉即刻沈下了，好像堆了滿天雲，非常慘暗的。他像從冰窖裏走出來，用得着到熱火邊去烤烤，就往人堆裏一擠。他覺得和這些熟識的人，比他資格高的人去應酬是徒勞，離心中所待解決的問題相差得太遠，他很灰心的想就此走回家，又覺家離火神廟不近，也覺家就帶在他身邊，家是除自己的五官四肢外見不到旁的，再三思索，覺得還是看黑頭戲的強，那黑頭雖和他很陌生，究竟還親自聽了他兩眼呢！於是當那黑頭唱完一節，他又熱衷的嚷着：

「好，好，好——哇！」

不久，那黑頭卸裝了，退到走廊裏，輪在床上抽大煙。秋茄子聽準了，就慢慢地踱上樓，斜倚在欄杆上，走幾步，歇一會兒，最後在那黑頭床前的欄杆上伏着。那兒，在戲場沒有身分的人誰都不敢站，因為那差不多是戲子的

轉境，既便於看臺上的戲，也便於看戲子畫臉打扮，而在另外一種人，却可以聞聞雅片或飯菜的香氣，那簡直是個形勝之地。秋茄子就佔領了這形勝。

他耳朵好似極專誠在看臺上那個花旦演的戲，眼睛却時時溜着躺在床上的黑頭，不屑和先前一樣對鄉董們那末和顏悅色的，祇把個傲慢的樣子盡量排出來，因為那黑頭這時也真討厭，祇顧自己慢通通的弄煙泡，全不理會他和擱在床的箱上的飯菜，正是吃飯的時候却不起來吃飯，從迷濛的煙霧裏透視過去，在秋茄子的眼裏，那黑頭簡直是個出奇的怪物。那黑頭費了二十多分鐘才抽完兩口煙，過足了癮之後許久，才不死不活的灌了兩口茶，閉着眼輪着不動，好像靈魂歸了天，一直等到靈魂又回來了，徐徐張了醉迷的眼，偶然向他瞟了一下，瞧清楚了那站在床前的是他，秋茄子，而且似曾相識的向他微笑着顛顛頭之後，秋茄子這才折節的裝了半個笑臉，勉強和那黑頭搭訕着：

「累了嗎？」

「還好，還好，請坐！請坐！」

那黑頭掙扎着爬起來，打量了秋茄子一下，就透着點兒親熱招呼着，但秋茄子依然冷靜的不大理會人，他知道一味對人謙恭也不中用，在周家二爹，福庭四姐姐那裏已經受過教訓了。彼此沉默了一陣，最後還是那黑頭找着話源開始說：

「先生對於戲劇也很內行的噢！」

在秋茄子那多年訓練成功的駝背，那紙白的臉，那咳嗽，與乎言談的神氣，雖然夠得上稱「先生」，實際，這「先生」也是在他能對於戲劇鼓掌叫好的勞績上奉贈的，現在既出乎意料的被尊爲「先生」，這先生就不能不慎重點兒又讓僱主兒溜了，因之他又稍稍和藹點兒回答道：

「好說，好說，不內行，我們鄉下人一年也難得看一兩回戲，不過我還歡

喜看戲就是，這兒每年唱戲我總在場的。」

「既然歡喜看戲，這不消說，對於戲劇定規是很內行的啦！——那末，先生，你說今天的戲究竟唱得怎麼樣？」

那黑頭儼然遇了知己似的，假意的探詢着，希冀再聽一回掌聲或贊頌。秋茄子也覺着這倒是一個生意經，他莊嚴的沉默着，眼睛朝上翻了一下，抿一抿嘴說：

「今天的戲嗎？——唔——我不敢說，總算還過得去吧，——在別人看起來呢，自然，像我們這樣的窮鄉僻土，能化上六七百串錢請班子唱戲，那戲定規是極美極美的，何況貴班在平江鄉下很出名，接都接不到，行頭又嶄新嶄新，使人一見就知道紅是紅，綠是綠，不會錯。這不算，這樣齊全的班子聽說又還在省舉來了兩個脚，當然是沒有縫眼給人說的，但是就我一個人

的看法，以為這幾天所唱的戲也祇算還過得去，不過我得說明白，今天唱的



那齣「打龍袍」却兩樣，唱得特別好。」

那黑頭起首臉色很難看，等到聽完秋茄子的話，才又高興了問：

「呵——就祇那齣「打龍袍」唱得好啊！——那末，這齣戲裏的角色你說又以那個唱得頂好呢？」

「這自然是那個扮包龍圖的黑頭嘍，他是主角啊！」

那黑頭微笑了一下即刻又睜着眼矜持的問：

「那末，那個唱黑頭的好處究竟在那裏呢，我又要請教啦？」

「這個請莫見氣，我是外行，我對於貴班裏的人是誰也不敢得罪，我說那黑頭唱得好，實在是憑良心，並不是信口開河的，」秋茄子神經很緊張似的帶着辯護的神氣愕然的瞧着那黑頭。

「不要緊，你儘管講好咧！」

「是真的不見氣？——那末我就老實說吧，——比如「打龍袍」這齣戲，

頂難做的是包龍圖，這是誰都曉得的，你想，他要在仁宗皇帝同李太后中間去圓通，一個是當朝天子，咳咳，——『他咳了兩聲，』一個是瞎眼的叫化婆，要他們認娘崽，這不是笑話，這不是驚天動地的事體？——呃——究竟是青天宰相啊，一上一下，他能夠弄得周周到到，服服貼貼！你看他對仁宗皇帝那樣下苦心去諷勸，對含冤十八年的李太后又這樣耐得煩去訪問，相信她，憐惜她，最後太后回朝，要責打仁宗啦，他又想出個打龍袍的法子來，這計策多好啊，兩面都敷衍得過；哼，這樣煩難的戲，那個黑頭他就處處都能照顧到，揣摩得活像，又細心，又圓熟，咳咳咳，——『秋茄子大咳着，並且搖着頭用手拍着大腿說：『唉——這種做工才是入神入化的！』』

『還有別的好處嗎？』

『不要忙，我的精神不大好，請讓我慢慢的講，——再說，他那嗓子，唱得極多高、極端大啊！——這樣放勢的唱，沒有一點沙喉曬夾雜在裏頭，這

纔叫做真喉嚨，很難得的；唱別的還容易，唱西皮快板的黑頭戲那的確要中氣足，」秋茄子講到這裏，順手拿着箱上一雙筷，在桌上敲了一下：「你聽那黑頭唱的字音，哈——妙透了；」他沒有方法表示那字音，就將筷在飯碗上敲着拍子一壁唱：「忽聽萬歲——宜一聲——辰州——來了——放——糧——

——臣——擦袍——端帶——」哈——一個字一個字交帶得多清楚，多響亮，我們鄉下人就從沒有聽過這樣好的戲，南邊人唱京調，別的不說，單是字音就鬧不清，比如「歲」「宜」「辰」這些字眼，都是南邊人唱不出的，——

——「放糧臣」三個字，哈，你看，唱得多乾淨，多挺硬！前——咳咳咳，前——

——「秋茄子又大咳着，吐了一泡濃痰才把話接上，這是他臨時發明的句子：「前年我記得也唱過這樣一齣戲，哈哈，那真笑死人，他們唱的既不是京調，又不像土調，他們是瀏陽班子，先生，不瞞你，那回若不是我在場，他們定規要吃虧的。也不知怎麼弄的，那黑頭漏了一句，看的人就起鬨，草

鞋片丟上臺，個個口裏祇喊打，末後，若不是兄弟，先生，您猜那會成個怎麼樣的局勢？連廟裏的執年都壓制不住呢！這羣愛搗蛋的地痞們，個個揮拳擦掌要奔上臺，哈，真兇險得很，若不是兄弟出來的話！您猜怎麼弄的？兄弟看神氣不對，就幾步趕上樓，彷彿也就站在這兒吧，」秋茄子用筷子向樓下指着，一手拍胸脯，雄糾糾的接着說：「這就是我，兄弟，——我挺出來對他們罵道：「噉，你們這羣化孫子，你們問問良心看，戲是給誰唱的啦？戲是敬菩薩的啊！噉，菩薩還不會開口，你們倒揮手動腳起來啦！成什麼事體，你們這羣欺神罵像的東西，定規要遭雷打的！」哈哈，這一來，他們才靜下來了。——唔——我說到哪兒來了？——呵，講的是前年那個黑頭唱錯了戲，是的，那本不成話，咳咳，相比見高低，所以我說，今天這齣黑頭戲的確是唱到了家的。其餘做工啊，臺步啊，那是不用說，都很美很美！」

「總也有一點毛病吧？」那黑頭雖是一驚一喜的却依然富於興趣的接續問

「就祇一處地方亂了板，但那是絃子跟不上，不能怪唱戲的人的，——我是亂說一百幾，請莫見怪啊！」

「那裏，那裏，戲本是唱給人聽的，演給人看的，沒有人在旁邊指教一下子，戲是難得有長進的。」

「是的，是的——不過我是不大輕易講人好話壞話的，也不愛講，——不過，今天這黑頭却的確唱得好，聽說就是他，還同一個花旦是從省裏下鄉的呢？到底是省裏來的腳強啊！可惜不知那——」秋茄子欲言又止的猶豫着，隨即又改口說：「噫，先生，你是唱什麼的啦！」

「過獎、過獎 嚇、嚇、嚇，兄弟就是那個黑頭。」那黑頭笑嘻嘻的站起來，鞠躬如也的伸着兩手歡迎着秋茄子先生了：「你先生也抽煙的嗎？嚇嚇，不客氣啊，請——真的——」

「呵——」秋茄子用筷子在箱上重重的打了一下，睜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拖長了尖銳的聲音，震駭得魂飛魄散的嚷着：『就是你老先生啊，——那真了不得，——說人人到，幸而我沒說別的，哈哈！』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嚇嚇，來吧，抽兩口吧！」

「不客氣，不客氣，煙，我不會抽，——呵，就是你老先生，那真了不得！」

「怎樣，抽得玩啊！」

「不客氣，煙我不會抽，可是——這兒離家很遠，懶得回去，您這裏的飯，我倒是——」

「啊，還沒有用飯嗎？好，好，有的是，沒有菜，就請隨使用。」那黑頭盛了碗飯給秋茄子，自己也盛了一碗陪着吃。

「呵，——那真巧極了，那唱黑頭的就是你老先生，哈，真難得！」



下預備下次捐給這圖書館幾冊書；而我是老早就有這個志願的。

走到圖書館，敲了幾下門，門是鎖着的。

『你們是借書的嗎？』荷槍的巡警突然走來問，槍上有刺刀。

『是的，』我答。

『辦事人把鑰匙交給我們區上了，請到區上去。』

『到區上去？！不，不，不看書也行的，幹嗎要上區？』我一壁說，一壁往後退，心想到圖書館對門的朋友家坐坐，因為那情形實在有點兒蹊蹺。

『上頭有命令，請你們到區上去，祇坐坐問兩句話就沒事。』

好，照着刺刀的指揮，我們到區上。

走進傳達室，那裏早有五個被請來坐坐的人在搖頭嘆氣。

『你們大家相熟嗎？』輪在睡椅上的巡長說。

『我們不認得他們，不知道他們認不認得我？』我答。



「誰認得誰，都是前前後後從四面八方來的。」五人中之一趕忙插着嘴。

「這圖書館總有個人辦的啊！誰辦的呢？你們彼此不認識，全是看書的，這圖書館總有個人辦的啊！」一個巡警目光四囑着，好像查問不出就沒有晚飯米似的。

「誰也不知道是誰辦的，我們祇是去看看書，就祇這點子關係，正同我們到商店買貨，不知道店是誰開的，也正同我們偶然被請到這兒來不知道你們的區長貴姓，您貴姓是一樣的。」我答着，其餘的人跟着笑。

「你們把姓名年齡寫上吧，到這裏來！」巡長說。

我們站在寫字檯前，檯那邊坐着個穿制服的，面色蒼白，不很威武，該是個小小的官兒吧。他能寫字，不憚煩勞的將詢問所得的答話一一寫上，最後還問我們想看什麼書，這個，我們還沒決定，就沒說出來，在我，也覺着把想看什麼書的意見一一說出來似乎有點顯示自己太高明的嫌疑，而且覺着這

私人的意見也似沒有當衆宣言的必要。

傳達室椅子少，實際並沒有請我們坐，心想到外面的長椅上去歇歇，又怕給拐回來，所以祇得站，站着看隔壁拘留室裏的犯人，看先我們而至的蹙額皺眉的那五個，看室外來往的人，看太陽，看房子；同時也聽，聽街上的汽車喇叭叫，聽車夫罵娘，聽風聲，塵沙撲撲聲，起首是悠然神往的，一想起自己待在那兒究竟是幹什麼？也想及有些事情要趕辦，漸漸的心上浮出了焦躁；

「沒有事了吧，話問完了，該放我們出去啊？」我說。

「是呀，我們來了半天啦，我們全是看書的，放我們出去啊！」

「再坐一坐，等區長回，多說也沒用，上頭有命令。」

「那末，區長什麼時候回？」

「上公安局去了，快啦。」

「那末，弄點茶喝喝啊！」

「我是來得頂早啦，還沒吃中飯，請叫人叫碗麵吃吃吧！真倒霉，前天借的書，因為怕失信用，所以今天來還，六點鐘要上船到漢口。」

「是呀，雖然是星期日，誰都不能沒有一點事啊！我還要——」

這雜亂的詢問與懇求，巡警們敷衍得還周到，而且頗關心的盤問這圖書館的情形，甚至對這圖書館的辦法還加以贊成，他們說辦圖書館的人是爲公，他們自己也是爲公，我們看書本來沒有什麼，這全是黨部裏的命令，他們又說這圖書館從孫傳芳時代就開起，七八年了，從沒發生事情過，這回告發的原因大概是因爲那弄堂裏駐了兵，常有黨部裏的人來往，他們常常看見許多人晚上在圖書館出進，圖書館爲什麼常常祇在晚上開放呢？這就可疑了，昨天「五四」，有人從窗口望進去，沒有看見一個人，這就更可疑了，所以告發了，晚上，黨部裏會同公安局派來一架大汽車，預備裝人的，落了一個空

，這就顯然證實是性逃了。非拏辦不可，所以今天又派警守候着，最後他們申明那並不是他們在多事。

「你瞧，我們吃公家飯，聽命令辦事，弟兄們一月拿十塊錢，飯吃自己的，除了制服是上頭發，其餘的都得自己買，誰還高興去多事，」巡長牢騷滿腹的說。

「您多少錢一月？」一個青年問。

「比站崗的稍微多一點，唉，不夠化的，巡官還祇四十塊呢，他幹了八年啦。」巡長答着，隨即反問那青年。

「你一月掙多少錢？」

「四十塊錢。」

「你今年幾歲。」

「二十。」

「哈哈，我們巡官今年四十歲啦！」

所有被請去坐坐的人都笑了，拘留所裏的囚犯也笑了。最後是巡長問這些人的西服的價錢，問各人日常的收入與開支，佩服先生們的闊綽，欣羨先生們的職業，沒有什麼談的啦，互相看着，注視着陸續被請來坐坐的七八個，東站一站，西靠一靠，揭一揭那沒有水的茶壺蓋，搖搖頭，蹬蹬腳，忍耐的而精細的偵察着那有椅子坐的人，希望他一移動或去撒尿就預備把自己的屁股去補上，是這樣，一點鐘，二點鐘，恭候着老不回來的區長的審問。

「這些囚犯是怎樣生活的呢？」我又開始來打破這屋子的沈悶了。

「他們是吃區上的飯，凡是關到這裏的就有飯吃，三天五天，不等，頂多十五天。」巡長說。

我正想說出「這倒是個慈善機關啊！」的時候，忽然汽車已多的一聲，說是區長回了，後面跟着許多人，大概是黨部裏的諸公吧，我們以為得了救，

全都站起來，不，許多人原是站着的，擠在傳達室門口，祇想佔有那第一個被審判的幸褔。然而等了二十分鐘名單才呈上去，又過了十多分鐘才開審，祇許先審先到的，但我和老鄒假冒先到的，捷足的跟着進去了，但又祇許一個一個上樓去候審，於是大家在扶梯下的馬桶旁邊靜候着。我是第三個受審的，走上樓，區長和黨部諸公圍着辦公桌坐着，好像有八九個，我想一人審一個也夠分派的，他們，大概要三輛汽車才能裝來呀。真是，圖書館出了大亂子，他們忙着啦，這樣的勞師動衆！清閒的我，真覺有些頹然的。

區長命令我站在穿西服的青年身邊，青年的衣服很挺硬，頭髮也很光滑，戴着雙料的玳瑁框眼睛，看樣子總有二十來歲吧，這樣的年輕，竟有這樣的能為，真令我汗顏已極，好在他全沒瞧我一下，兩手在桌上撐着頭，看着那名單，低聲的閱，其實名單上也寫得還詳細。

「你是什麼名字？」

「我是彭家煌，」

「什麼地方做事？」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研究什麼的？」

「教育，也研究文學。」

「你看過些什麼書？」

這就使我爲難了。不幸我很健忘，不能記起二三十年來的事。我在前清光緒皇帝時候就入蒙館，到民國還入專門和大學之類的學校，出了學校也看過不少的書，雖然沒有舉過大學的業，文章也做不通，可是把讀過的書造一個詳細的表，也不免有些遺漏的，所以我隨便的就最易記憶的說出來：

「我看過悒鬱，復活，木馬，教育叢著——」

「大概熟習這些書的內容，回味着書中的描寫去了吧，所以那青年裁判官

默了一會兒就說，

『好，你去，在下面等着。』

依然等候在馬桶旁邊，我很悵悵的，原先我有許多話要說，像平常教課時對學生演說一樣，我是一向對穿西服戴眼鏡的學生老着面皮的，但我那時竟沒有一點的勇氣，我是個犯人，我祇想怎樣開脫我的罪，能夠馬上被赦免就謝天謝地，所以也不敢這樣反問着，「爲什麼拘留我的呢？」也不敢這樣自供着，『像這種看書的罪我是犯了一三十年了啦。大人！』我想這樣含默着，巴給着是最聰明不過的。

被拘押進來的人，並不減於走近圖書館的，漸漸的一個一個由傳達室升到馬桶間了，我們又祇得退回傳達室聽候發落，等了許久，命令下來了：

『審問過的，要取保。』

雖然爲着這命令傳達室起了小小的紛亂，却不會將命令擠動過一釐。要取



保固然是頂開恩的，可是星期日誰預先等在府上以備人們來請求作保呢？倘是作保的也犯着看書的罪的，誰有膽量和資格來作保呢？路遠些的或是人地生疏的人又將怎樣呢？犯人是得關着啊，保人誰給去找呢，這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吧？於是，我馬上有了主意，我要來碰碰釘子看。我看見住在我家隔壁的是區的巡官，不管平常怎樣瞧他不起，意識慫恿我謙卑的走近他，說：

「巡官怕不認識我吧，冒昧得很，我姓彭，我住在二十九號，您住在三十號，我們是貼鄰，我在商務印書館作事，爲着到圖書館去看書，不曾進圖書館的門就給拘押起來了，要取保，在平常倒是不要緊，星期日可就爲難了。

巡官可以給我證明一下嗎？我們出去之後，有什麼事可隨傳隨到的。」

「這件事我們不管的，全是黨部裏的人主辦，我們區上的人不便作保的，您先生是好人，我相信得過的，看書也並沒有錯，可是我不便去作保。」

他說完，走進巡官室，看樣子他沒有把我們當下流的囚犯，況且既經攀上

「一門 貼鄰」的親戚，我同老鄭就老着臉皮，大膽的踉進房，巡官並沒拒絕，不過對跟着我們進來的那位犯人却沒十分的垂青。

彼此坐定了，略略寒暄過了，巡官敬了茶烟，將那天在街上的電桿上撕下的「打倒××總司令」的標語攤在桌上，隨即又搓了，然後開始暢談着。他說貼標語沒有用，到處捉人也沒用，他說他幹了八九年的巡官，祇四十塊錢一月，不夠花的，有家小，區長原薪一百二，一年就加到快二百，科長原薪八十塊，一年加到一百二，祇有巡官老是四十塊。他沒有在社會上多事過，全是聽命令辦事，誰也不得罪，這次抄查圖書館他也沒有去。辦公沒有日夜的，有時不留神就會把性命都送掉，誰高興幹這苦差，人要吃飯，沒法兒的。在軍閥底下作事，在貪官污吏底下作事全是想弄三十五才混飯吃不過於今總算好一點，要是徐國樞當警察廳長時代，他想補一個兵也補不上，難道憑本事當不下一個兵，不是天津人不要，多說話還槍斃。於是他搖頭表示對

時事的灰心，隨即談到作證的事，他又說事情全歸黨部裏辦，假使他是一個別的人，隨便怎樣都可以盡力。最後等跟我們進房的那犯人走了，他低聲說等其餘的人取了保他不妨去說說，隨後他去了，許久之後又轉來說黨部裏的人不答應，以爲我們既是好人，爲什麼不能找人保呢，沒有辦法啦，他又頹然的搖頭。

老鄒是找不着熟人的，就由我想出一個不愛出門的同事，巡官給了紙筆，我寫好了，他吩咐一個屬員去了。巡官是可感的。不久，保人來啦，好像初幹這事兒的，面色不自然，我將他介紹給巡官，給老鄒，然後把詳情說了，他一口承擔下來。巡官就帶我們回傳達室，叫那寫字的小官兒在保人的名片上寫了取保所應說的話，保人又回去取了圖章，蓋了章，保人同名片又見過黨部的人，於是許可了，巡官用手一揮，通告了站崗的，於是我們和巡官握手，走出守衛線，那時候，太陽快和上海作別了。

「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保人詢問着。

「誰知道？我們祇去看看書，老鄒還是第一次去，而且祇敲了兩下圖書館的門」。我說。

除了唏噓之聲而外，大家祇是垂頭踱着回家的路，順便到保人家謝過恩，我和老鄒各自歸家了。

沒有回答妻的「在什麼地方逛了這末久」的質問。我頭腦昏沈的把自己往牀上一擲。丟開由那圖書館借來的一本討厭的「窄門」：祇靜聽在心門敲着的警鐘的音浪：

還看書！還捐書！還捐書！蠢才。索興把頭顱也捐了吧！ 一八，五，九。於上海

## 出路

達明堅決的從老鄉大狗家裏悄悄的出走，不去關照任何人一聲。他的意思是想乘大狗夫婦不備，就獨立生活起來，掙了錢之後，再上他們的門，好使他們瞧得起，否則一去渺然，永留個失蹤後的悲慘印象讓他們在安靜中去歎獻的揣臆。

其實大狗夫婦絕沒有薄待他：從他失業以後，看見他東一殮西一宿的惹人厭，索興把他安插在自己的茅蓬裏，弄兩塊板和一細草在泥罐邊搭個臨時牀，好使他過夜；每頓飯除豆芽白菜外，又特爲添一水豆腐；爲了開消大，連病倒在牀上的孩子的藥資都挪用了作柴米錢，他們祇當做放出了一筆債，達明一有了職業，這筆債總可收回的。實際上，在這情形下，達明儘可一壁等機會的到來，一壁安然的住下去；然而不，他的內心不知忽然發了什麼疑，硬要悄悄的出走。

他逃犯似的急急忙忙從一幢一幢的茅蓬中溜走，生怕大狗夫婦見了，會這

樣假意的喊道：「這個時候還到什麼地方去，達明，午飯快好了呢？」他是素來拙於言談的，這一來，他就會回答不出一句話，而且也沒有一定的計劃可以回答的。他會露出悻悻狼狽的醜態，致令他們罵他是發瘋，甚至用惡狠狠的慈悲神氣把他拖回來，仍舊沒骨頭似的住下去。所以，他不能不那末慌忙的溜走，一直衝到臭水河邊才站住。

河中的糞船正鼻翼的冒着炊煙，霜風夾着兩岸的塵沙草屑紛亂的飛撲，木桶邊的垃圾堆趁着太陽垂注的機會，悠悠的傾吐着積臭。本來這裏的空氣還較勝於大狗的茅簷裏的，這裏的景色也比茅簷內外遠絢縵的，然而達明却不去欣賞，去玩味，祇將焦躁而愁煩的心緊緊在切身的種種問題上。實在他這人也太易於傷感了，連那點點炊煙也使他感到饑餓，連那幾陣霜風也使他感到寒冷，尤其那可笑的垃圾堆，也會使他回憶起在紗廠作「下手」工的隆盛時代來的：那時節，每天早上—到了六點鐘就用不着憂慮彷徨，按着老套頭

去工作，和不停輪的機器去比賽，一天不知是怎麼過完的；每日祇須幹完十二個鐘頭就能到手四角半，運氣好，還可以替幾晚夜工撈一點外快；上工之後，一樣的和夥友們有笑有說，下工之後，一樣的和同伴諸公饕餐着八人一桌的一葷三素的包飯；夜晚也有資格在十幾個人住的小房裏擰着兩塊硬板牀高談着某女工標緻，某堂客搭上了誰的事；除食宿外，每月也能積個三五元寄給鄉下的老娘，還劃出兩角的零頭在香港自來火上去奢侈；感覺十分疲乏了，還用燒酒去享樂，連沈醉如泥的時候也有過的。自由自在的，這日子多好過啊！真是鬼蒙了頭啦，爲什麼那天祇因搖紗間來不及打掃就忍不住工頭幾陣惡罵，竟然回起嘴來的呢？好，於今被開除了，東漂西蕩，待在大狗家裏個多月也找不到翻身的機會，真同被棄的垃圾，祇有堆在黃河邊腐臭的分兒，這才是自作自受啊！……

由隆盛的回憶到衰頹的現實，這現實又不知幾時才能成過去，心中惴惴的

憂慮着，他不覺就把其所以衰頹的罪過全堆在自己身上，幾乎握着拳要在枯瘦黝黑的臉上重重的連披幾下，替這一個多月以來所吃的苦頭洩洩憤，但一轉念人是孤單的在臭水河邊的風沙飛撲中彷徨，歸路全無，前途渺渺，不禁又哀憐自己起來，鼓勵自己起來，他把一切情形反復了一下，覺得同是一個人，怎會有被棄開除的事物的呢？而且自己全沒有白吃人家的，白用人家的啊！而且世間既然可以這樣殘暴的對待着同類，自己就不會獨立經營，發財稱霸，也把棄掉人家的人棄掉，把開除人家的人開除嗎？自己難道就祇配吃那碗嘔氣飯，絕不能放英雄點，憑自己的力量去打開自己的江山嗎？想不到這裏，他就認定人要獨立生活是對的，從大狗家出走，也絕對沒有錯。不過凡百事業總得有資本才行啊，一念及資本，他那開放的心花忽然又收縮了，眼前漆黑了，頭低垂着，祇將軟弱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青布棉袍上，癡呆了好久，最後就點一點頭，慢慢的踱過木橋，走過幾條街道，在街旁又蹣跚了



一會，昏昏沈沈的將自己搬進一家小押店，狠狠的把身上那棉袍剝下來，往櫃檯上一拋，公然使出了革命的外交，押了六角錢。這棉袍原賭咒不押的，身上祇賸了兩件破舊的襯衫和夾襖啦！

資本是有了，可是一切的打算却祇能嚴守在六角的範圍之內，絕不能讓越雷池一步的，所以他又在押店門口留連着。

『大狗家裏死人也不再去的，除非……男的固然一聲不響，照舊拉他的大車，女的可常常撇着嘴，無緣無故把東西打得很響，而且他們的孩子病倒在牀上，連藥錢都沒有……上小館子把肚皮裝飽再說！可是人窮肚皮大，這點錢夠幾回飽啊！剛剛有了錢就老早享福起來，豈不馬上又是個光蛋？……租一輛黃包車去試試？！呃，街道不熟，怕還要找人保才行吧？……販糖果如何！？不對，製一個木盤先就不止花六角的！……幹着路邊那個人的玩意，把畫着瘡疤的屁股露出，伸着手向行人乾喊？！這買賣又好像太寒儉一點，而且你數

數他那個盤裏的銅子看……還有什麼好幹呢？想想看……」

儘是徘徊，想，達明知道也無濟於事，就離開押店門口向前走，可是走了幾步又站住，走了幾步又站住，換了方向再走，不到幾步又還是站住。「究竟走那一條呢？往右？往左？」他這樣死勁的推敲，祇想用學生的才智把主意決定，但是，那等於海底撈月，摸不着邊際。他簡直像失了指針的船，在茫茫的大洋中不知何處是岸。汽車捲着掀天的塵灰，在他的身邊猛衝，正同兵艦似的在推波助瀾，絕不在意他這顛顛簸簸的危船？即刻就會沈溺；北風也全不想念他是剛剛當了棉袍的人，偏要在他的破夾襖上威武的侵襲，他祇得乞憐於自己的兩手，將身體緊緊抱住來溫暖自己，眼睛半開着，口鼻暫時封鎖着，讓那些灰塵含羞而退。可是支持了不久，終於眼淚在眼眶裏膨脹起來了，鼻涕也浙瀝起來了，牙齒抖戰着，虛空的肚皮叫喊着，他的心中焦急而苦悶的幾乎要悲哀，幸而一手觸着口袋裏的大角錢，這才安慰了。

轉了一個灣，人已經到了比較鬧熱的街上。街旁的寬處是個避風的所在，那裏不礙巡官老爺的眼。也不防老虎車的奔馳，而且陽光曬得暖和平，各種人蟻集在那組成個特別市：那個囚首垢面的中年鬍子腳在木頭上解開衣袴在捉虱子；兩個坐在矮櫬上刮臉的俄國人被三個拾破布的孩子逗着取樂；老頭兒把爛橘子擺在青布上冷冷靜靜的營養業；那着破外套的胖子却將手裏的小鉛桶和竹棒扔在一邊在亂毛狗旁邊睡着了。祇牆角上那堆人很擁擠的很起勁的在競爭什麼。那裏有數銅子的聲音，有碎石敲碗般的聲音，沙沙的，釘鏢的，極清曉可聽。這聲音達明理會得，那如禮拜堂的福音，那如天主的呼喚，那是致富的天堂，是命運的裁判所。達明想：假使自己從那裏軒昂的走出來之後，他自信可以有一塊錢慷慨的把大狗的孩子從沈疴中救出來；他可以有三兩塊錢還大狗的食宿費；他用不着告訴人家是怎樣發了財的，祇需用冷峻而嚴肅的表情，就夠把那癩嘴婆收服而且使她崇拜自己的。也可以有一

元八角去做點小生意，或賃一輛好的黃包車去試試，將那車拖着能夠四五角一給的闊人，每天祇須拖上十來趟這樣的人物，那一切就好辦了……

這幻想使癡呆的達明驟然覺醒了，敏活了，軟弱而憔悴的骷髏裏竟到處生出堅強的力，血流奔放着，好似狂熱的羣衆雀躍的在赴慶祝會，慶祝他們的偉人革命成了功，一舉手就將六角錢革成了六百個，一千二，二千四，以至於無窮大。

走近人堆，達明歡躍的笑，手插入口袋緊緊的握着那六角錢，彎着腰，從一個高漢的腋下偷望着，他很想擠一擠，但擡頭望了一下之後，他不敢那樣辦。一忽兒，「好哇——十六點，賠！」一忽兒，「四喜——好傢伙，我算定了這一手的。」這歡呼，這高叫，把達明擡舉起來了，簇擁起來了。達明做了皇帝啦。他不由得左顧右盼的又笑了一笑，即刻離開那高漢，在人堆外探望着，逡巡着，整整兜了三個半圈子，最後釘了一個矮子一眼，將右肘當

先鋒，擠進去，不去理會腰上所受的那一拳，也不瞟旁邊睜着眼向他的兩幅兜臉，祇凝神靜氣的站在木攤邊。眼珠兒跟着六顆在瓷碗中奔跳的骰子旋轉着。隨着銅子的來去，各人的臉上呈現出歡欣愁慘灰白與紅潤的種種顏色來。達明看得很真切，然而很久之後，他還是不動手。

這是該莊家倒霉的時代了，莊家連賠了兩次「通」，達明認定那是個好機會。自然，光是銅子滾去是發不了大財的，他瞧不起那些人，就捏着一隻雙角子想大大方方丟在木攤上，「但是，再看看風勢吧！」這樣一想，就不會下注子，他要再慎重的將自己的手氣測驗一下才行的，他這樣想：「譬如我已經下了兩角的注子啦。我就算是鄰近的癩子吧，他祇下了二百錢：：」這時莊家擲了個十一點，「大狗說賭棍就沒有一個發跡了的，然而他拉了一輩子大車，於今他又發下怎樣的跡？我不信莊家的十一點也趕不上的，癩子：：」他看見癩子勒着袖，一手搜着六顆骰子，咬緊牙齒在空中旋了一個圈，

慎重的，漫漫的往碗裏一丟，這不消說，達明是將整個的靈魂依附在癩子身上的，他在冥冥中着實替癩子出了一把勁，因為二十個銅子的消長就如他在幻想中丟下的兩角的消長，「來個十二點，急急如令勅，祇要來個十二點啊！」他這樣默禱着，看定癩子所擲的骰子，然而骰子不聽令，偏偏滾了個九，這一來，他那赤熱的心又冷下去了，真像傾蕩了一份財產一般的。

他開始在心裏怨懟這不好命運的預兆，咒罵在幻想裏也得不到一絲滿足的這倒霉事體。他憤怒了，簡直想孤注的丟四角在攤上圖報復，這是說還有兩個是剛才在幻想裏輸掉的，於今祇贖了四角啦。「我跟你賭賭看，媽媽的！」他將這沒有聲息的惡罵向莊家噴，同時把兇眼向莊家瞟了一下，真正威武的瞟了一下，莊家並沒理會他。

這時，癩子已經搜遍幾個口袋湊了二百七，重重的打在木攤上，「三百！」「他威武的瞟，排了一個陣式，好像這一下非把那骰子擲成個「全家福」不

成。

『癩子，你頂刮刮啦，是啊，要賭就賭一下，三百算什麼，還有四角的呢！骰子歸你擲就是，我祝賀你，莊家的十二點小得很。』達明果真又在心裏擲了四角在攤上，所以他這樣誠摯的祝福癩子，藉以判決自己的命運，究竟這職業可幹不可幹，然而癩子擲了骰子之後，隨便瞧了瞧就擠出人堆了，他全不去注意那錢莊家是用那隻手拿了去，怎樣數法，擱在什麼地方，更不去注意旁邊還有在幻想裏跟着他賠本的，祇一走就完事。達明看着他，呆呆的，『還有什麼幹頭！』不久，他就自怨自艾起來也擠出人堆，着實很悽然。但在馬路邊頹哭的彳亍着的時候，偶然想及那六角錢，他覺着自己的命運並不壞，角子不會輸去一枚啊！然而人又在北風裏移動，肚皮又在噁咕着，他的身體便湧出一種虛熱來，頭腦昏昏沈沈，祇想在什麼地方休息一會，但還是往前走，究竟走到那兒去呢？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了。

越走越熱鬧，在騾攘中被車馬一擠，達明的臉便貼着一家洋貨店的玻璃了。『也好，就讓我來看看這裏面的貨色看。』他想玻璃裏陳設着許多東西：軍官用的皮帶嘍，熱水壺嘍，衛生衫袴嘍，數不清，角落裏還有幾個洋囹圄，靠左邊的木架上還懸着一支假手槍，上了鏽。達明仔細的瞧着，瞧着，這假手槍把他的心吸去了，把他的靈魂帶走了，帶到一個非常玄遠而奇觀的境界。

『是的，人應該放強梁些，在這世界，比如我，晚上拿着那東西，站在冷靜黑暗的街上，那裏沒有巡捕，街是四通八達的十字街便於逃走，自己裝做在那裏小便，或蹲在地下繫襠帶，等有人，穿好衣服的，僅僅一個，走近自己的時候，突然把那傢伙發出來，瞄準那人的腦門子，然後威嚇着：喂，朋友，識相點，洋鈔鈔票都拿來啊，皮袍手錶也好，快，快，如果不，兄弟可要……不消說，他會跪着哀求的，哼，那沒用，定規非全數交出不成功，留着活的讓他滾回去，這算頂開恩的啦，幹着這樣的一回就夠了，誰瞧滑那傢



伙是假的，我不是綁票，把人捉去，一開口就十萬八萬的。而且幹了一次又再來一次……」

新的生命之光又在他的眼前閃耀，他又開始笑，笑自己究竟還聰明，山窮水盡之中，公然在三十六計之外發明一條妙計，但臉子向左右轉了一轉，在玻璃上把自己那尊容端詳一下，他好像看見一顆血跡模糊的人頭，在那裏示衆，那人頭很消瘦黝黑，不錯，那是自己的，於是他的神色便又凜凜然嚴肅了，不過這嚴肅的神色不久又給另外一種好想頭帶走了：

「固然，在黑暗裏是不容易發覺那傢伙是假的，那末，誰又敢奈何我？況且即令給發覺了，或者被搶了去，自己還有兩條腿，不能拚命逃脫嗎？……就算逃不了，被警察捉住，這傢伙是假的啊，嚇嚇人的，難道真要殺頭嗎？槍斃嗎？他頂多把自己帶到署裏去拷打，審問，或者關起來，三年五年也不放，……但是，瞎，那算什麼，關起來得給屋子住，總還不致給住茅蓬，倘

是人擠在一塊，這夾襖也就很夠了，……稀飯總每天有兩頓吃的吧，有現成的吃，那多愜意！……總之，能辦到關上三五年是再好沒有，在大狗家裏個多月不就像關了嗎？在紗廠裏兩三年不也像關了嗎？而且整天得死命的做，出老汗！……大狗不也像關了嗎？吃那樣的飯，穿那樣的衣，住那樣的屋子，老婆兒子全靠他一個人，他得像牛一般拉着大車才能辦到這樣的關着啊！……哈哈，勞巡官老爺的駕把自己關着，那多省事，多舒服啊！是啊，祇要能夠辦到關就了不得啊，至於三五年，那真是……』

達明更加歡喜的笑，笑那種關着的生活，笑那假手槍的神祕威力和牠所造成的無窮盡的幸福，他真想買來玩玩，但他看看街上的人，好像也有人注意他，猜透了他的鬼伎倆；看看店夥們，好像他們也知道自已瞧着什麼，癡想些什麼；看看自己身上的排場，與玻璃裏的自己的面影，便很慚愧自己沒有一點富有的樣子能有餘資來購置這玩物的，雖然他覺得如果六角錢能把假手

槍買來，決不上當，然而他的一隻腳踏著洋貨店門口却又縮回來了。

『要什麼？』店夥叱扒手似的瞪眼說。

『你們這裏的東西不賣的嗎？』窮從中反而逼出他的急智來，連忙把這話回答着。

『要買東西嗎，你？』店夥微微把臉色退到冷酷的境界上說。

『自然是要買東西嘍！——瞎，掛在木架上的那東西，——那要幾何鈿？』

『你指的是那假手槍嗎？八毛大洋，』

『拿來看看，——那要這樣多錢，小孩子的玩意？』

假手槍由店夥手裏懶洋洋的遞到達明的手裏，他簡直沒有半隻眼睛來酬應達明，達明就泰然的玩了一回，還大大方方笑着，將那傢伙向那店夥的側影瞞了一下準，

「八毛大洋，生了鏤的東西！六角小洋怎樣，喂，喂，」達明簡直叫了好幾聲，才把店夥的臉叫轉來，可是他的眼睛却始終沒離開那買毛線襪的標緻丫頭。

「是你買，唔，六角就六角吧，便宜點。」店夥睜了一下眼，皺了一下眉，仍然將眼光看着那丫頭。

交易成功以後，達明將那用紙包好的手槍揣在衣袋裏，走出來，一壁計劃怎樣使用這傢伙，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用，同時又覺着那傢伙太好玩，頗想把這寶物做送給大狗的孩子們的禮物，或者這孩子就會病好起來的。又想把心中的計劃跟大狗商量商量，但又怕大狗會堅決的反對他，嚴厲的責罵他，甚至又把他像從前一樣的關着，直到他有了正當職業以後。於是他決計不從那方面去想，什麼都不想，免得原先那妙計被推翻，低着頭仍然往熱鬧地方走，簡直連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使用那傢伙也統統丟在腦後啦。

前面，遠遠的站着一個警察，使達明忽然驚跳了一下，他想還沒有動作之前倘使給警察發覺了，把槍奪了去，打了他一頓，又把他放了，這就心思和資本都白費！再沒有第二件棉袍可當來購置這個的，也沒有別的方法籌出第二副本錢來購置這個的，那就生路斷絕了。既經從大狗家衝出，當然無顏這樣再見大狗的面，家鄉是回不去，往何處去呢，所以他不能不小心翼翼的避開警察的注意。這樣提防着的時候，眼睛又不斷的去注意街上那些穿着和自己一樣的衣服的工人，口袋裏也有放着鐵器的，這鐵器不一樣也能傷人嗎？但是警察並不去注意他，檢查他，於是他膽大了，照舊的前進，不過背上總像釘着一顆大臭蟲似的。

走到華租交界處，他又站住了，在那兒他記起了一件事：那是好幾個月以前，一羣流氓在那兒向華界的警察投石子；大概也是爲着檢查違禁品吧，他們反抗着，打破了一個警察的臉，傷了一個行人的頭，警察吹着哨子追，追

到水門汀的界線上却沒有衝過去，流氓們在租界的巡捕的槍底下竟安然的得意的通過了。

達明體驗着華租交界處的神祕，羨慕着流氓們那英雄氣概，在那裏留連了一下，就打算進租界溜一溜再說。總之，他的方針是早已決定了，幸福就在眼前，人也就不像先前那樣焦憂的。

夕陽軟弱的攤在店家屋簷邊，快要和夜神辦交代了。達明在馬路邊信步的踱着，身上雖是冷，肚子雖是餓，然而這已經習慣了，無窮的希望充滿在心靈的深處，包裹着他的全身，這冷與餓不過是留作飽暖之後的極堪回味的事，他是窮苦透了的人，在飽暖之前是很歡喜有那種回味的。

沿着電車路一直走，達明大概是想到先施永安去逛逛，藉此度過殘的白日，然後趁着黑夜去實行他的計劃吧，然而前面的弄堂口驀然奔出一羣巡捕來，手槍高高的擊在手裏向兩邊搖擺，電車停了，行人止了步，一個一個的在

他們的槍底下受着嚴密的檢查，於是一種濃霧在透明的眼前迷濛着，一個一個的兇惡的雷神都從雲端跳出來，監視在他的天靈蓋上，於是他的身上即刻浮出一種虛熱，這種熱在每個寒毛孔裏攢擠着。起首他驚呆了，但即刻記起自己是攜帶武器的人，而且絕對不肯讓他東西白白的送掉，於是他慌亂的轉過背，踉蹌的逃，但是在萬般恐懼中，却不會忘記一件事：就是即令逃不脫，他們頂多把他的那假傢伙奪去，但是也總能換到手一個「關着」的。

忽然「破」的一聲，從他的後面發出，他簡直來不及思考那霹靂是不是那雷神幹的，就覺着背上受了一拍，眼花爆炸了一下，即刻疲乏了，癱軟了，兩條腿無論如何也不能勝任，他幾幾乎要跌倒，兩個巡捕即刻開足馬力奔上前，把他捉住，搜索着，粗魯的在他的口袋裏把那傢伙奪了去，並且威武的嚷着：

「帶走——把他關起來。」

這聲音達明是清楚的聽見的，他覺着自己是在慈母的擁抱中，摩撫中，有說不出的快慰，這快慰把他麻醉着，雖則巡捕又臨時變了計把他放倒在地上。赤黑的水從他破的夾襖上潮湧出來，他的愁而黝黑的臉變成慈祥的美麗的灰白色，頭正正經經挺在水門汀上，眼睛半開着，癡癡的瞧着蒼天，折皺的而頰上嵌着最後的微笑。一切安靜了，僅僅那赤黑的嘴唇略略抽扯兩下，彷彿是歐歐的對他的好友說：

「大狗，這一來，我可生活了。」

四月廿二日於上海。

## 節 婦

僅以八元的身價，阿銀在十歲上便被賣給候補道夫人做小婢。



候補道大人姓鄭。那是清末一個大飢荒的年頭，他老人家每月三百元的乾薪也不能按期領，本無意化這末一筆鉅款來設置這個贅疣的，而且自己年過半百，兒孫成羣，更不必指望渺渺茫茫的將來在這小妮子身上得到安慰；這全是夫人的心腸太好了，太慈悲了，阿銀的媽在凍餓中本祇想將阿銀賣上四五元好救救自己和懷裏的孩子，好幾天也無人過問，而候補道夫人卻肯以八元慷慨的收買了去。

在當時，這義舉阿銀也懂得的。

革命以後，候補道大人挈眷退隱鄉居了。十幾年的鄉居，阿銀的日子過得很不錯，先是祇受點呵斥，輕微的鞭打，或罰一天不准吃飯，一夜不准睡覺；先是祇服侍候補道夫人，沏茶盛飯，倒馬桶，洗衣裳；先是祇能吃贍飯殘羹睡地板，穿僅僅不致凍死的衣服；可是夫人在幾年之後去世了，阿銀可就交了運。她不再受打罵和凍餓，也不必擔任過勞的工作，她服侍候補道大人

，吃好的，穿好的，而且可以睡在候補道大人腳邊，當天冷的時候。至於最近的幾年，她的生活變化得更加神速了，好像和牛呀，馬呀，截然不同似的，原因是她漸漸的長大了，已有十八歲，而且長得很不錯，明眸皓齒，身材苗條，懂得大家規範，也能井井有條的幫着太太們處理家政，差不多這家人家似乎少不了她。尤其是候補道大人，兒孫都在外面供職，失了老伴，自然更少不了她。

「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在阿銀似乎不在乎的，而候補道大人卻認為是不可違背的古訓，他決意將她嫁給自己；自己的年紀祇比她些微大了五十多歲，身體健壯，對於這件事也很需要，而且自問是能般勝任愉快的。順從慣了的阿銀，也很識擡舉，用不著別人徵求她的同意，她在無聲無息中似乎早已首肯了。

實在，候補道大人是年高有德的，毫沒把這件事當兒戲，正式結婚的這天

，親友都來了，長男柏年早就由北京帶着家眷來祝賀，比阿銀還大的長孫振黃離職由上海趕到家。結婚儀式是行的文明結婚禮，男女相對鞠躬躬就完事，這是很合潮流的，所以大家對於這對紅顏白髮的夫婦並不覺著怎樣出奇；不過在行家庭見面禮時，老頭兒卻躊躇了一下，口裏雖是掀鬚的忸怩的微笑，說：『免了罷！』但還是由長了鬚子的孩子們，快要做爹的孩子們，胡亂行了一頓禮。不過阿銀呢，當長男循例叫她「親姆」時，她低著頭，紅著臉，不知要怎樣做纔好。她從不曾夢想到會結這樣闊氣的婚，新婚之日便有爹似的孩子叫她「親姆」的。至於長孫和別的孫兒女們叫她「太婆」時，她覺著有些苦惱，對於這奇蹟簡直昏迷了。這些孩子們往常在家時不是拖著她的辮子當牛馬一般牽著玩嗎？這些孩子們往常不是粗糙的惡毒的叫著「阿銀」「死鬼」嗎？她是已經習慣和他們那樣子的，於今全變了。

總之，婚是結過了，在阿銀的一生中總算是嘗過了一回女人的滋味，總算

是過著新鮮的生活，遭逢一回不很平淡的事。在有的小家氣的女人們或者以爲自己的地位一旦致於青雲之上，免不掉藉著「親姆」「太婆」來振作一番的，而阿銀卻覺得這尊稱是僭越，是嘲笑，是侮辱；幸而這僭越，嘲笑，侮辱沒有給她鞭打的苦痛受，她便像老丫頭一樣一切都習慣了。她照原先一樣做人，替候補道大人泡茶倒水，見了長男叫「老爺」見了長孫輩叫「少爺」見了無論誰依然是低首下心。好像這結婚祇使她麻木了。她的身體上雖是起了點變化，她的心靈上卻依然是很板滯而寧靜的。她沒有尊貴，她沒有躊躇滿志，她是年齡太輕了，她還是候補道大人的丫頭，或者是他親愛的孫女，這新鮮的生活她是沒有發現一絲一毫的新鮮的！

婚後的一年，阿銀公然做了母親了，一個男孩子的母親。候補道大人依然沒有把這事當兒戲，孩子滿月時，辦了隆重的滿月酒。這對於阿銀的名上分很遠過得去。阿銀也很知足，全沒把自己視爲一品夫人而驕傲。她無聲無息

的盡母親的職務，猶如盡丫頭的職務一樣。這撫育孩子的事，在她，不過是替候補道大人倒馬桶洗衣裳等等的事務上加了一件而已，阿銀還是往昔的阿銀。

候補道大人沒料到在七十二歲上便與年輕的妻子長辭了。這時阿銀還祇二十歲，孩子剛一歲。

在這悲境裏，阿銀也跟着大眾哭的，她是寡婦了，披麻帶白，長日伏在棺下，別人哭，她也哭，但哭過之後依然是安靜的，無憂的，好像叫化子，丫頭，親姆，太婆，寡婦，這全都一樣，無所謂喜，無所謂愁；總之，是已比囊日跟著母親在北風呼呼塵埃撲撲的通衢中追著車馬討錢的時代強遠了；總之，除了生活著而外，阿銀是從沒把過去未來的一切計較過，推敲過的。阿銀是哲學者，是超人嗎？不，阿銀沒有這資格的。她沒領教過人生的豐富的滋味，沒有一種好的靈感鼓動過她潛伏的熱情，沒有強烈的刺激興奮她生命

的力。她是昆蟲，動物，可有可無的在這世上佔著空間，做乞丐，做丫頭，做親姆，太婆，寡婦都無不可的。

喪事在紛忙中料理清楚了，全家的注視點都集中在阿銀身上了；年輕人的主張，頗有贊成阿銀如果願意改嫁就改嫁的，而柏年和族中的長老總覺著阿銀是正式的，且養了孩子，改嫁在官家人家是太不成話吧。她是應該守節，能守幾時就算幾時啊！於是阿銀在候補道府上守著。守著什麼呢？守著把孩子養大好看孩子嗎？守著候補道大人的牌位，爭這口氣世代書香的名氣嗎？希冀在五六十年後有人給立貞節坊，有總統之流賜給褒狀嗎？阿銀全沒設想這一切。守與不守她全可以隨便的，反正無論怎樣這都像是丫頭的職務似的。

奔喪的遊子遊孫們爲職務的關係又各自分散了，陪伴著阿銀母子的是候補道大人的第三個兒子兩夫婦和一個寡嫂。

這一來，在家人的眼中，阿銀是沒有地位的人了，沒有丈夫，沒有人寵養，也沒有了不得的生產力使全家都服服貼貼的不說話，而且她那種平安無事的態度也使人討厭，那吃得肥肥胖胖的身體與乎一切青春少艾的表情都令人作嘔。她配像一年前那般的享受！她應該恢復絕頂的丫頭的生活，因之她不免受些閒氣與奚落。但這於她沒有什麼，她做慣了丫頭，她便努力的從事各種的操作，刻苦自己，菲薄自己，她自己覺得依然過的很不錯。

但這種安分守己的生活也能博得人們的垂憐，因為柏年知道她鄉居的不融洽，乘著同鄉來京之便，把她帶到都門了。

將到京的時候，柏年雇著汽車在前門車站等著，他沒有小看這年輕的親姆，直等著她到夜深。

十二點半的快車到站了，他伸長著頸子站在鐵柵門外數著一個一個的旅客。在人堆裏，他發現姍姍遲來的年輕而美麗的親姆，抱著孩子跟在兩個同鄉

的後面，他熱烈的歡呼，和同鄉的寒暄，和親姆問安，和孩子擁抱。同鄉的走了，她將親姆擁上汽車如同照顧自己的女兒兒似的，然後自己也跳上車，坐在親姆的旁邊。車在黑暗中前進，顛顛簸簸的他倆幾乎有時是偎倚著了。這顛簸，這偎倚，把年輕的孤苦的少婦的心由寧靜中擲到波浪裏去了，她差不多要感謝他那種流露著的歡迎的盛意，而且差不多領會出自己應該去感謝他的好處來的。

但是在車中祇是摸不著邊際的問答，而且是不大自然的。

十幾年的睽隔，都門的一切是全變了，除了灰塵撲撲的馬路和墳墓一般荒涼的矮屋；阿銀舊地重遊，回首當年，免不了暗拋幾點傷心之淚。

幸而柏年全家都對她好，她的生活差不多要超過初做親姆，太婆的時代了。

在一次午飯的時候，柏年夫婦忽然目光凝視著阿銀頭上蓬鬆的頭髮，用商



量的口氣說：

「親姆何不把頭髮剪脫？」

「剪脫不難看嗎？像我這樣的人？」

柏年微笑的看住阿銀，阿銀感到他那種奇異的神情，很不自在的。

「於今的姑娘奶奶都時行剪髮啊，像我三四十歲了也跟了她們剪了呢！

剪了髮幾多輕便啊！」柏年夫人慫恿著。

「像別人，剪了髮也還好看末，剪了多們省事啊！」柏年在旁凝視著阿銀打著邊鼓，而且諂諛的笑，直把阿銀的頭都逼得低下去了，連耳朵都紅了，最後也就忸怩的笑著認可了說：

「也好，下午就請太太替我剪了吧，要到外面去剪我是不慣的。」

剪了髮的阿銀又另具一種風光了，更年輕，更標緻。在柏年的計劃中覺著可惜的是少了一件時式的旗袍，於是：「親姆也很可憐的，年輕輕的守著寡

，到北京來一趟也不容易的，替她做件衣服使她快樂快樂吧。」這樣向夫人懇求著得了同意以後，不久，阿銀便有好的旗袍穿了。

穿了旗袍又剪了髮的阿銀，不消說柏年更加不敢小看她的，上電影院，上城南游藝園，聽京戲，全有阿銀的分兒；阿銀也不再自卑，不再過分的寧靜，她滿心歡悅的承受了這一切的快樂，她過得比以前更舒暢愜意！實在，她漸漸的有些明瞭爲什麼人家要使她過這樣的好日子，她心旌搖搖的帶著感謝的私衷來安排以後的一切。

兩個月的快樂日子過去了，柏年夫人不幸得了病，被送進醫院；家人是整天的在醫院裏出進，柏年阿銀也常在醫院裏出進。可是日子拖久了，阿銀是有孩子的人，不便常在病院裏去吵擾病人，祇在家照料著一切，而柏年也忽然不像以前那樣守候在夫人身邊，卻趁著閒空奔回家廝守著阿銀。

那晚九點鐘的時候，柏年由病院回家。孩子們全睡了，柏年在阿銀的房門

口徘徊了好幾次。阿銀不知他在憂慮着什麼，她抱着將要睡熟的孩子從牀沿欠起身來低低的問：

「太太好了點嗎？」

「謝謝親姆，她好得多了，個把星期就要出院呢！」

這是多末好的機會，這是多末體貼的詢問！柏年毫不躊躇的走進去，阿銀膽怯的恭敬的將身體慢慢的移動，好像要將孩子放了，來倒一杯茶的樣子。

「親姆一個人不冷靜嗎？」說著，柏年半步一移的祇想走攏去。

「還好」這時孩子醒了，阿銀對着他嗔罵著：「小東西吵得來！」

「總算乖的，這樣小的人……」柏年微笑著，伸出手走攏去：「毛弟弟，我抱抱，我抱抱。」

柏年往前進，阿銀往後退，最後是坐在牀沿了，而柏年的手却伸過孩子的身體了，而且在擁抱的姿勢之中順便在阿銀的乳房上來了幾個花樣。阿銀的

臉紅了，頭低了。她的心在砰砰的跳，她不像和從前一樣的麻木，她微微感到生命中的某種的承受之需要。那由鬍鬚邊傳出的蒸氣是多高熱啊，這個有鬍子的人飄來飄去，時近時遠，是多靈活，多勇敢啊！這都是不能在候補道大人的龍鍾的身體內所能發現的寶藏，她昏昏沈沈的回味著推求著自己應該怎樣順從他報答他而獲得的那種「好處」，曾經在汽車中幻夢過的「好處」。

孩子在老阿哥的手裏起了不安，於是沒有被玩弄多久就仍然傳遞到母親的手中。在傳遞之際，柏年差不多是帶著微微的抖戰偎倚著這年輕的母親的；照樣，那傳遞的手是盤旋於她的乳房這一帶的，而且漸漸的那個四十多歲的鬍子臉是往下移，移到孩子的臉上，移到母親的胸脯，慢慢的上升，去到母親的下頷，驟然之間，那個于思于思的口和光溜而紅潤的那個接觸了。

「親姆。……」是一個低柔的聲音。

阿銀沒有響，頭攔在自己的胸上，胸在起伏，她明明白白的知道長男是要



，然而阿銀自己覺著有些恐懼。她沒有地位的，糊糊塗塗混下去，那堪設想嗎？況且柏年夫人是那末莊重幹鍊！就是柏年自己也覺著不甚妥當，那是逆倫的事，傳揚出去，於阿銀沒有什麼，自己的家聲，個人的名譽，地位，不全都毀了嗎？雖然可說是幹着自由戀愛，但在他這把年紀，有鬍子的人，私通着先嚴的繼室，這一切是定規會給毀了的。他想阿銀還是離開這裏，最好仍然回鄉下，過年把又接來住上幾個月就是。和阿銀暗地商量了之後，阿銀也認爲是對的，非走不可。各自的心中沒存留多少戀愛的情趣，祇隱隱的瞧見許多許多的禍災，如燎原之火一般，一發便不可收拾似的。

雖是暫時狠了心，柏年並沒有薄待阿銀，買了些衣料給她，買了些食品給她，這都是商量好夫人，當衆給她的，至於私地裏塞給她手裏的有一對金戒指和鈔票，一捲綢手巾和兩瓶香水。

臨行的時候，阿銀臉色很難看。她戀戀於這樣的生活嗎？這是不由人戀的

，也不見得有了不得的可戀的所在；不過回去受閒氣，受冷落，操過勞的工作，月月年年板板滯滯的活著，那真是太難了。至於柏年呢，他當自己和阿銀這次的把戲不過是平常生活中的「外快」，他有資格，有地位，有名譽，有金錢，而且有老婆，「外快」是不能列入決算的。他倒是沒有什麼。

柏年和夫人帶著孩子們送阿銀母子下車，將她介紹給鐵路上一個職員，託他沿途照顧一切，要她到上海別停留，在上海有長孫照顧，他已經有電報給振黃叫他在車站迎接的。

阿銀離京了，她又退回了孤單寧靜無情趣的生活中了。自問是同鄉以後無再起之望了。沒有人給與她愛憐，分擔心靈中的苦悶。她嘗過半點人生的滋味，她不能全無苦悶，這種滋味為時太短促，太易於使人一回味就淚落滔滔的。不瞞人，阿銀在旅途中也偷偷的飲泣過的，也隨便的悲愁過的。

車到上海，已經下午五點鐘了。車站是如此的廣漠而陌生，天氣是如此的

寒冷而淒暗，無情的雨老是下著；阿銀怎麼辦呢？她叫茶房將行李提出了月臺，坐在長椅上守候著一個熟人來招扶，她沒單獨的出過門，在這入海中，她將怎麼安排自己呢？長孫振黃沒接著電報嗎？沒有知道火車到站的鐘點嗎？這不糟了嗎？

旅客們差不多都已出站了，她好不容易數清在站中徘徊著的許多人。在許多人中，她遠遠的看見一個穿西服的青年，他正斜着眼珠在看她，她也注視著他，她好像認識他，想立起來招呼一聲，那青年也好像認識她，才大膽的慢慢的走攏來，冒昧的試探著問，因為他們改了裝了，雖然別離了不久。

「你是……」兩個年輕的臉子逼近之後，忽然完全認識了。「呵，太婆，我幾乎不認識了，哈哈！」

「是的，我早就看見大少爺的，又怕不是的，沒有敢招呼。」

「好罷，我去叫車，太婆……父親的電報說您今天定會到上海，我上午也



來過的……」

阿銀喜得什麼似的，紅着臉祇是微笑着。她抱着孩子，在車站徘徊的急切的等候着叫車去的年輕人！

三輛車叫好了，即刻人和行李載到惠中旅館的門前；下車以後，在惠中旅館三樓上開了一間清潔的小房子。茶房拿了簿子來，問明了一切，在簿子上填着「鄭」「二位」「由北京來」

茶房泡了茶，倒了水之後，出去了，振黃也覺着太婆剛下車有自己在房裏也許有些不方便的，也即刻退了出來，在外面買了些香烟糖果之類的東西又走進房。彼此重新寒暄了一陣，粗枝大葉的談過了鄉下，北京，上海的情形以後，振黃帶着滑稽神氣說：

「太婆是幾時剪的髮啊？——這旗袍是在北京做的嗎？很時髦呢！」

「是的」，太婆紅著臉，向孩子打趣：「孩子，快看，洋人，洋鬼子。」

兩人四目相視的微笑。

室內又寂靜了，是和諧的寂靜。

晚餐是一個豐盛的晚餐，還有上等的玫瑰酒，這些是振黃特意備的。飯菜是阿銀吃不下，然而振黃殷勤的勸，酒是阿銀平日不沾口的，然而阿銀難却的盡量的飲，振黃自然不消說。阿銀是生怕白化費了錢嗎？是故意不裝客氣嗎？實際這其間，恐怕阿銀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阿銀又快要從荒涼孤苦中解救出來啊！她要趁著青春盡量的陶醉啊。她他都是年輕人，斗室裏又沒有第三者。

夜已深了，天還是下著雨，阿銀很感著疲倦，但當振黃每一提及要回去了，她總說還早，多坐坐是不妨的。然而說「要回去」是不能不回去的，時鐘敲了一點，振黃祇得苦悶的堅決的走出房，阿銀倚在門邊遙遙的目送，等到他在扶梯上回頭望了最後的一望，她纔懶懶的，緩緩的將門輕掩著，下了鎖

，上牀了。

直到破曉時，阿銀纔熟睡。

第二天早上，振黃來了，阿銀從牀上爬起來，開了門，兩人相視笑了一下，就把門帶上了。阿銀的衣服都不會穿好，扣好呢！

「我打算把幾天不辦事來陪太婆到各處白相白相。到上海一趟不容易啊？」

「都是自家人，客氣做啥呢。」阿銀偏著頭，微笑的回答。

誰都只是微笑，紅臉，繼之以沈默。

阿銀梳洗之後，和振黃一道吃了飯，飯後在先施永安新新的商場裏兜了一個大圈子，又還在外灘公園逛了許久。在公園裏，兩人輪流抱著孩子，一壁低語，一壁佷倚著走，可沒有挽著手，摟著腰；走累了在水邊的條椅上坐下，誰都不說話。振黃是看著船，船是無情義的船，牠有權力命令著離人說；

「跟我走」。牠在人類的情感中拆過多少的爛污，載著多少的情人離開他們的伴侶啊！阿銀是看著水，那水是何等偉大喲，船在牠上面遊戲，如同微小

的臭蟲一般的，牠破碎了卽刻便又凝結而爲一體，牠有多末堅強的力喲！牠

起著狂波細浪，抵抗著船呵、岸，人生不能這樣自由的起著波瀾嗎？祇能像

糞溝的死水一樣，生著蛆，或無意義的給老太陽曝得焦乾嗎？阿銀於今也愛

思慮了，她覺著以前是一池的死水。

這年輕的一對默默的悠然神往的坐著，好像一根繩索把他們牢牢繫住在那裏，好像有萬千的言語不知從何處傾訴起纔好。誰都只想倒在誰的懷裏去，誰都在心裏伸出那隻熱騰騰的手在身邊等候著交握。

「我們回去吧！」阿銀側轉頭看著振黃微笑。

「好，回去好好的吃一頓飯再上北京大戲院看電影。」振黃也看著阿銀笑。

在影戲院，那情人的影片使阿銀的靈魂的根柢全然動搖了，這影片振黃是

看過的。他故意揀了這影戲！劇情恰巧是描寫一個少女嫁給老頭兒的故事，經過許多的曲折，這少女終於改嫁給老頭兒的年輕的書記，那不啻是阿銀的寫照，是阿銀的生命的過程，是阿銀的模楷。這生動的故事無形中給與阿銀一種偉大的生命的力。阿銀是由寧靜而不安，而憤慨，而毅勇；由殘秋轉到新春，她要趁著新春煥發著輝煌燦爛的光彩，阿銀正是春天呢！

在振黃的眼裏，阿銀也絕不是太婆，她比自己還小一歲，她臉色紅潤，飽滿。她剪了髮，穿了新式的旗袍。她是一棵開展的鮮花。她需要新鮮的雨露。起首他們彼此癡癡的互相注視，注視到各人透明了心田的願望，便又羞縮了。羞縮之後，在黑暗中又各人將自己的身體裝著不關心的向對方傾斜，漸漸的互相偎倚，終於兩隻赤熱的手互相緊握著，好似沒有歸宿的靈魂給幸福熨貼得平平坦坦的。

一出了影戲院，振黃又帶她走進爵祿飯店跳舞廳。動人的音樂噏，直把個阿

跟昏迷在極樂的宮裏，那摟抱著磨擦著震跳著的一對一對的神仙噯，直把個阿銀支解了，融化了。阿銀幾乎是死過了的人，於今她是投胎在新的世界，她是優遊在夢境裏。

兩人回到惠中，已是一點半鐘了，天又下著雨，點心是在笑談中用過了，孩子是放在被裏熟睡了，賸餘的享樂的影子漸漸變成了寒灰，沙漠，苦悶，在這對徬徨者的心中。阿銀時而皺著眉頭，時而在臉上浮著苦笑；振黃交叉著手在室內踱著，兩次三番故意走到房門口又躊躇的走回來。

夜是深了，天是下著雨。

『這末晚，天又下雨，你家裏的門恐怕叫不開了把？』阿銀鼓著勇氣開頭說。

『唔——我想——怎麼辦呢？』振黃苦笑著支支吾吾的找不著決斷的回答。

「那末——你就——隨隨便便不行嗎？」阿銀羞澀的將眼睛向他溜了一下，把頭低了，慢慢的走到門口將門落了鎖，振黃背著她癡望著窗戶，暗自歎笑！

阿銀坐在牀沿，慢慢的握著枕邊的電燈開關機，將電燈滅了，一忽兒又開了，一忽兒又滅了。長久的滅了。窗邊的黑影漸漸的在牀邊消失。

阿銀好像真正結了婚。

振黃將自己的所有，全部奉贈給阿銀，阿銀也將自己的所有和他的相交換。

阿銀好像真正做了人了，刺激了，奮發了，強有力了，新鮮了，滿足了，她是人間極樂的少婦。

在惠中一連好幾天，阿銀的日子過得真不錯，無罣慮，無拘束。安逸的滿足的不希望在這人世再奢望什麼。振黃是和順的綿羊一般的，對於阿銀非常

的多情繾綣。

爲著經濟而苦惱，振黃將阿銀接到自己的寓所裏住了半個月。這半月之中，他們過得真不錯。

一天，振黃在公司裏接了父親的信，信中是詢及阿銀何日到滬，何日回鄉等的事，振黃沒回信。

又是半個月過去了，振黃又接着父親的信，掛號寄來的，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潑太婆即日回鄉，青年鰥婦，應守先君墳墓，否則飛短流長，有隱家聲，貽羞鄉里，置我等顏面於何地！……」

振黃接到這信以後裝出非常的氣悶的樣子，這情形使阿銀起了疑惑了。

「這幾天，你怎麼了，這樣不快樂？」

「……………」



『你說啊，發生了什麼了啊？』

『父親催你趕快回去。』

阿銀聽了這話，臉色變了，麻木了。

『那末，他怎樣說啊。』

『他說你不回到鄉下去是不成事的！』

『討厭，我不回去，誰管得著我，哼——那末，你打算怎樣呢？』阿銀顯得非常的有勇氣，憤怒，而且責罵起來了。

『我——我——我是想不出辦法——自然是……你能夠不回去最好嘍——但是——』

『那末，我是決計不回鄉下去的，我不能離開你，我萬萬不能。……』阿銀是咬緊牙齒在說，眼淚幾乎在流了。

『但是——』

幾天又過去了，振黃又接到父親的信，他將要專為這事趕到上海。

「這是不行的，我想，父親會趕了來呢？」振黃忽然決絕的說。

阿銀睜着眼睛瞧着他半天不說話，她沒有勇氣了，她全身抖戰着，昏迷了，退回墳墓了，她倒在牀上號啕的哭。新的生活剛上軌又出軌了。這一出軌會撞在山岩上，會跌倒在絕壁之下，會永遠癱臥在溟漠的荒原中，永無可救的，萬劫不復的。於是阿銀又寧靜了，失了生命之力了，乞丐，奴婢，親姆，太婆，寡婦，肉的販賣者或者情婦，她無可無不可了。

在兩天的擁抱，勇敢的享樂著或者是涕泗交流的悲楚著以後，她無聲無息的決意回鄉去做節婦。

雖然殷勤送別的振黃在江岸嫵媚的跟隨著她，且預約著後會的佳期，來日方長的勉慰著她，……然而阿銀依然是無聲無息的，木石般鑽進了船艙，一屁股將自己嵌在木椅上，淚水滔滔的淌，世界毀滅了，一切摧倒了，僅僅一

個長蛇在亮晶晶的盪漾的淚波中蜿蜒著：

「候補道大人……老爺……少爺……八塊錢！」

一九二九，二，二三，於上海，初稿。

## 朦朧

游藝會閉幕了；歌沈響絕了；不相識的男女們面熟了；相識的，增加了友誼，相互微笑的鞠着躬，別了；「戀愛」的人們，含笑的偎倚着，追隨着；夫妻們拖兒帶女的噤咕着，抱怨着，一雙雙，一隊隊，盡興的散了，留給這學校的只是悶悶沉沉的夜。

正是暑假開始的一夜，來賓中的懷遠卻沒有走。他是該校的畢業生，不是抱着特殊的興趣來參與這個會，更不是和別的男人一樣，想在擁擠雜沓的當

兒希冀有豔遇的機會。他是已經有了所謂「戀人」的人，雖然沒有資本，也不想用資本去和「戀人」結婚，但不得已時卻情願化點小款和陌生的女人遊戲着；這在他並不算怎樣新鮮了；他來參與這會是應一位老友의邀請，順便也和師友們，小學部的教職員們敘一敘，這晚他被特別招待在那兒。

夜深了，一切都睡眠了。

在小而擁擠的寢室裏的一個窄牀上，他給那困倦的老友排斥在一邊。蚊帳裏的天氣非常的悶熱，慘暗，瀰漫着炭氣和汗酸味兒；蚊子臭蟲到處吶喊着攻擊着；不曾合眼的他，不能再忍耐下去，展轉了一會，便起身開了燈，撩開帳子，驅逐了蚊子臭蟲，仍然熄燈睡下。但究竟沒有好好的睡，靈魂時時緊張着，提防着各種狡襲的再現；有時是神遊於各種現實的，空幻的境域裏，有時又縈繫在當前的一切事物上。他覺着頃間在燈光裏所見的這位老友，額頰間密密的聳立着汗珠，宏亮的鼾聲在喉間斷續的響着，永遠張着的嘴

儘流着口涎，在這種難堪的夜晚，他竟如同死豬一樣的睡着，真可笑極了。

他又覺着在遊藝會裏所見各種臉子，各種姿態，尤其那令人麻醉的少女的媚眼的流盼，和在舞臺下見到的「蝶戀花」舞者的大腿，哈哈，這更令人神往而興奮；但，不久，這種種，究竟不能不與悶熱，炭氣，汗酸，侵襲不已的蚊蟲混和而為一種茫無頭緒的煩躁；根本他不能再睡了，在牀上遊移了一陣，擦去頭上的汗，撩起帳呼了一口氣，又抓了腰間的癢，最後在頓上重重的拍了那早已飛走的蚊子，腳跟在溼沾沾的蓆上放勢搯了兩下，終於離了牀，推開寢室門，坐在天井中的條椅上。

天空布着密緻的星網，一絲風兒也不透；屋宇衛卒一般森嚴的把大氣圍困着，將天井形成個魅黑而悶鬱的囚牢；昆蟲的慘泣，耗子的奔馳，這些都是無可玩味的，然而他坐在那裏幹什麼呢？靜默的，孤獨的而且焦躁的。夜氣雖則比窄牀裏的空氣涼爽些，條上雖則不受誰的排擠，筋肉舒展得多，然而

，久之，這情形又習慣了，煩膩了，蚊、又嗡嗡的找着他了。他憤憤的從寢室取出長衫披着，當作防身的甲冑，頭腦昏沉的，忍耐的伏在靠椅上，一時躺着，一時坐着，漸漸的又覺着全身熱刺刺的，而且好像有點兒腹痛。他悔不該來參與這個會，悔不該在這裏熬着這樣的夜。腦筋紛紛紜紜的幾同陷溺在波濤裏，無論怎樣也不能把自己拖上平安的岸。他想到這想到那，忽然想及右手邊這間房了；其實這不過和別的房一樣的陰森慘暗，無可令人想及的，然而他想了，而且把亂絲般的思想全往那上面纏繞。

是半年前的事：那時他還沒離校，常和朋友們走進這間房，而尤以他去的次數多，他不怕人議論，也不曾有人議論，毫無拘束的和兩個女友談着，笑着，追隨着。或者他到什麼地方去，密司劉，尤其靠得住的是密司朱，必定這樣的問道：

「懷遠，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同去！」

有一次，他在她們的房裏，密司劉走開了，密司朱忽然很高興的拿出她的新詩和小說，請他批評。他以誠懇的商量的態度批評了，這很使她佩服而且感謝。她在他身邊笑着，纏綿的談着，詢問着一切，甚至問及他的家世，年齡，結了婚沒有。說到天時不正，就還勸他好好保養，而且極殷勤的要替他織絨繩褂，她總覺要把關係拉得愈密便愈好。那時候他寄居在校外，她常常到他的寓所裏消遣，他留她喫飯，喝酒，抽煙。她每每輪在他的牀上，挨着他，甚至腿碰着腿。這女人是不是戀愛了他，可以和他隨便的相處，誰知道呢？他外貌像是略帶點輕浮，實際不如說那是粗率，隨便，在輕浮的背面卻沒有一絲的鬼域的陰影。他是光明的堂皇的和這女人軋了朋友。他沒有把她看成一個女人，也不覺着她可愛。他連自己那所謂「戀人」也不這樣愛。他認定不得已時男女間互相得到某種滿足就算了，他不願用「戀愛」來壓迫自己，打倒自己，他看過多少戀愛者的結果的，他以爲把戀愛看成莊嚴的神聖

的事業，不如花幾元錢和不相識的女人去遊戲，遊戲過了便萬事全休，這才算自由的人，這才算男女間的一點關係，雖則仍然要花錢，不合理論，然而比一般不量力的人，花幾千幾百去完成那「戀愛」，那「結婚」高明多了，有意思多了。男女的肉體幾經接觸之後，不就倦怠了，煩厭了，萬事全休了嗎？

於今，密司劉是已經在回家去的輪船上，右手邊這間房裏就只有密司朱，白天她在遊藝會裏任招待，她把他特別招待在自己房裏，暢敘離情別緒，兩相凝視，體貼，溫存。他早就察出密司劉走後，她是很寂寞，很苦悶，這酷暑的假期很夠她消磨的。當她送客時，他還看見她情深似海的站在大門口釘住那些不認識的漂亮男人，全不因爲白白的勞碌而灰心。他知道她是結過婚的少婦，因不滿意丈夫纔奔逃出來重行做密司的，她需要嶄新的極高度的「戀愛」，這他是看得出的，在餓不擇食的時候，有誰猜透了她的隱衷，只須



量力的表示點好意，事情不就成了嗎？況且她不漂亮，沒有驚人的品學，她對他有相當的交誼，雖則他沒有把這交誼看做「戀愛」，然而她於今是春情盪漾的而且是第一夜一個人睡在這房裏呀！

想及她是一個人在這房裏，又是熱鬧之後寂寞的遇着這苦悶的夜，懷遠的心不免稍稍動了一動，胸部起伏着，眉頭蹙着，開始在天井裏來回的踱，故意堂阜的咳嗽。他設想不會有人懷疑他這堂堂正正的，如果有人問他為什麼半夜更深在天井裏徘徊，他將以理由極充足的話回答，使他們依舊安然的睡去，但使石邊這房裏的人暗地裏明白他是怎樣的打算那就成；但沒有人覺醒，詢問，却隱約的聽見右邊這房裏的人的低聲嘆息。他的心非常安慰了。但這安慰又使他的心怦怦的跳。他不再咳嗽，不再重重的踱，鎮靜的大方的走到密司朱的窗前，想叫她幾聲，和她談幾句話。但是談什麼呢？什麼話要在黑暗的深夜中談呢？於是，他毫無意義的扭開窗前的自來水龍頭，兩手放在

水裏沖洗，藉此遮掩那假裝的堂皇的醜態，不過在這無意義的動作中竟也生出意義了。他猜想她不會爲這聲音驚醒吧！不會不懷疑，不猜想這是他，他想幹什麼吧！他想他就不在她身上轉念頭，和她談談有什麼妨礙？於是他神經緊張的開始說道：

「唉——真熱——密司朱——密司朱——睡着了嗎？——唉，真熱。」

沒有聽到回答，也沒有聽到別的響動，除了自己略帶急促的呼吸外，萬籟俱寂，可是雖然碰了釘子也不覺着怎樣懊惱，仍然心氣和平的回到條椅上。他想這樣子走歸原位是對的，臨崖勒馬，省得鬧笑話，他本來並沒決計在她身上有什麼鬼謀，也不定要和她談什麼話。幸而她沒有回話，彼此依然保持着舊有的關係；假使她回話了，甚至以爲這是一種不名譽的卑鄙行爲，質問着，責罵着，自己將怎樣解答？且自問深夜裏和她交談，在她窗下盤桓，有沒有如她所設想的那種卑鄙意念？這結果豈不在自己心中永留着羞慚與內疚

？即令她希望自己有這種卑鄙的意念，甚至歡迎這意念，共同實現這意念，和諧的消遣這苦悶的夜，固然自己用不着再假愷愷，全可以隨便，然而假使她認為這是一種純潔而神聖的結合，大鑄鑄成了，將來定規是彼此匍匐在後悔悲慘的境地裏，當她發覺這是他的一種偶然的遊戲的時候。但如今她沒回話，大抵她沒有醒，這就用不着擔心了，這樣子是對的。他的心似乎安靜了，清涼了，不再作什麼打算了；雖然，他還是被一種失意的情感宰制着，眼前張着一個深而且暗的洞，他閉着眼，仰着頭，無力的靠在條椅上，赤熱的心始終捨不得拋棄這間房。

忽然，他彷彿聽見這間房裏有點響動，細聽之後，又依然是靜寂的。他繼續的諦聽，紛亂的在思想，神經又緊張起來了；立起來，彳亍着，煩躁着，心中忐忑的，虛空的，茫然的，儼如遺失了什麼珍寶，急切而悵悵的要把他尋獲，要把牠緊緊摟在懷裏溫柔的去撫慰，玩味！也彷彿聽見那珍寶，有生

命的珍寶，也在徬徨，焦急，在黑暗的角落裏，張着悽愁的眼睛，靜候他來尋獲，靜候他來玩弄。於是他昏昏沉沉的，輕輕的走到密司朱的門口，但又恐懼的退回了，結果他還是決了心，不顧一切的立在她門口，伸着戰慄的手去推門。天啦，門却没有鎖，開了。是怎樣開了的呢？是她開的嗎？是她忘記落鎖的嗎？她不怕暴徒掩進嗎？不怕欺骨頭嗎？她難道想趁着暑假開始的一夜，趁着房裏沒有第三者的機會，讓暴徒去蹂躪，心甘情願的承受着一切，被動的享受着一切嗎？

懷遠的心旌搖曳，頭腦昏熱的，開始踏進一隻腳，但又躊躇着，他想她不會叫喊嗎？不會憤怒的躲在暗處把杯子椅子勇猛的擲來對於自己這惡魔的舉動加以懲戒嗎？她不會喧鬧的叫醒校役把他捕捉了嗎？他究竟在深夜裏推開一個女人的房門幹什麼呢？他不能不做得特別的堂皇，特別的正大，在雲霧裏一般還是把另一隻腳也踏進去了，而且清清楚楚的大膽的呼喚着：

「密司朱！」

沒有回答。

「密司朱！」

更響的叫了一聲，但仍然沒有回答，這可沒有名義好再留在那兒了，他慌亂的徘徊着，鬱悶的不知要怎樣處置自己，解救自己，神經昏了，又像肚皮隱約的刺痛，毫無意義的在桌上瞎摸了一陣，喃喃的自語道：

「肚子痛得很——這裏有水喝沒有？——有自來水沒有？密司朱——密司朱！」

這樣茫無頭緒的搜尋着，低語着，希望密司朱回答他，詢問他，那他就可以安閒地留在那裏，或者她更用一種嬌柔的聲調，甚至來點誘惑的表情，那他就可以毫不躊躇畏縮的把更帶誘惑的富於情感的詞句和她談得極其親切體貼，漸漸的他就可以走近她，在黑暗的夜裏，苦悶的夜裏，一切可以隨他的

便，也可以隨她的便；他早就有意可以和她「隨便」的。這時他不僅可以和她「隨便」，簡直陷落在這種「隨便」裏，迷惑在這種「隨便」裏，而且急切的需要這種「隨便」呢！可是密司朱始終沒有一點兒表示。

「密司朱，密司朱！」

他又抖戰的呼喚着，而且已經失了魂的候在她的牀邊。他想她定是睡着了，否則決不會不理人的；門的確不是她起來開的。她斷不會開了門又不理人的。她並不算美，也不怎樣有學問，她日常的舉動也並不拘謹，她和自己講得來；她是滿腔愁怨的少婦，當然需要某種滿足的。即令要和謹慎重的戀愛着，也決不致存着奢望呀！現在她睡着了，她許在做甜蜜的夢！就在夢幻裏使她得到實際的滿足不行嗎？即令她醒了，發覺這是一種錯誤，但這於她沒有損，而且也是一種意外的滿足，她還有什麼嗷叨的呢？這樣一想，懷遠就像自己在夢中似的，看見她在那裏赤裸的橫陳着，嚶語着，忸怩着；她含糊

的，半推半就的，竟讓自己壓在她身上。他不能再跳出這幻境，不能再堂皇，再正經，他惶惑的受着強烈的感冒一般，靈魂脫離了理智的羈絆，伸手把帳子撩起，一切都無暇顧及，祇努力鎮壓住自己的呼吸，僵僵着腰身，俯臨在她身上，靜默的去測驗，他害怕這是一座火山，這火山一爆發便一切燬滅了。但是，見鬼，她的呼吸也異常的迫促，異常的不勻和，她不但沒有熟睡而且知道有人逼近她，她忍抑着滿腔的熱情，靜靜的等候事態的轉變，始終側着身子睡着不動，帳裏的空氣非常的不新鮮，蚊子嗡嗡的飛走，照他以往的觀察：這牀上也不是養不起幾十匹臭蟲的，然而這睡不着的傻子却老在那裏喘氣，袖手旁觀的讓愛神來加惠於她，不勞而獲到某種的滿足，於是懷遠不怎樣羞懼了，輕緩的和衣躺在她身邊；手摸她的乳峯，乳峯是抖顫着，按按她的胸脯，胸脯起伏得厲害，他想無須再費話，大家不言語的進行着，事情是不會變卦的；然而，驀地，這傻子峨起身來，兩手抵着他的胸，慌忙而

羞怯的低聲質問着：

「你是誰？你是誰？」

「我是懷遠，我！是懷遠！」

他驚駭的匆忙的立起來，罪犯般的！

「你，你，你在這裏幹什麼，你，你？」

「我，我，我肚子痛呢！我，我想——」

彼此靜默了一會兒。

「你，你不要站在這裏，你，你站開點。」

這就像一瓢冷水潑在他這無用者的頭上，一巴掌打在失了抵抗力的罪犯的臉上，懷遠竟如一個顛狂者被狂飈猛推到海裏，隨着旋轉的急渦服服貼貼的往下沈，沈。雖則她的聲音那末無節奏，那末低微，也竟有偉大的威力，有聖諭一般的森嚴，使他羞怯而惱悶的退開了，悽悽惶惶的縮在椅子上，擰不



起頭來，無地自容的靜候着最後的處決。他不知怎樣忽然把這女人視爲不可侵犯的神聖，覺着對她太放肆，太殘酷。他懺悔起來，在心中重重的打罵自己。他的神智完全清醒了，熱潮退了。在這奔騰澎湃的熱潮裏，他像是與風作浪的蛟龍，潮退之後，他是滿身沾着污泥，滯陷在焦土上，現出了原身，祇有聽憑誰去宰割。他深恨痛絕的要把自己寸磔了，要把自己的罪惡在她面前宣布，向他致謝，但他祇這樣反問着自己。

「見鬼，我並不愛她呀！我不會戀愛過她呀！我怎會想及那事兒的呢？我怎會起了邪念竟然攢進他的牀上，無恥的，大膽的抱着她，摸着她的呢？女人是可以隨便的抱着摸着的嗎？雖然自己有這種必需，她也有這種必需，難道自己便可以這樣糊糊塗塗動作起來嗎？她不會也這樣動作起來嗎？反過來說，男人就不可矜持的冷峻的禁抑着熱烈的感情使女人和自己現在一樣失望嗎？這是怎麼回事呢？真見了鬼，真幹了一件天大的傻事啊！」

又靜默了一陣，他聽見她惱怒的責罵聲，是失望後的責罵：

「討厭——你出去。」

但他並不馬上出去，他總覺這事兒太冤枉，太令人茫然。他原沒有存心使她那末討厭的。她在天井中徘徊咳嗽的時候，他原聽見這房裏也有嘆息的。當他在窗外叫喚他又退去以後，他原聽見這房裏也有什麼響動的。在現在，在往常，他並不覺着自己之對於她是怎樣討厭啊！他沒聽到「討厭」的聲音也許有點討厭自己，這一來，可就不然了，他覺得這話不自由她說，他默默的坐着，憤憤的偏不走出去。

不久，她又說話了，聲音是溫和得多，態度鎮靜得多了：

「唉，你是肚子痛嗎？很厲害嗎？唉！」

「我肚子痛，唔，不怎樣厲害，我紛亂了，我，我不知怎樣，會糊塗起來的，我——」

「唉——呢——你要喝點藥水嗎？——仁丹我也有的，唉，天氣也是真悶熱啊！」

「不要，謝謝你，唉，密司朱，我坐不住了，飛出去，我真對你不住，該死！」

本來不出去也行，然而他怨懟的出去了，他已經回復到原先的他，看不起目前的他，更看不起目前的她和以往的她。他重重的堂皇的衝出房，和以往對她那樣的堂皇；他索興更堂皇一點，重重的踏着門外口的扶梯奔到樓上一間小房裏。他覺着再莽闖一下便越發顯出他是毫無使人懷疑的地方，和曠昔一樣，在女人房裏走進走出，沒有誰罵過他不規矩的。

樓上是小學部的兩個女教員的臥室，室內有兩個牀，一個牀上發出呼呼的鼾聲，另一個牀却沒有行李，滿堆着雜亂的書籍。他知道這空牀是密司陳的。密司陳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且對他表示過愛，爲着他一句不經意的話，她

會哭了整天整夜；有一次，他住她房裏，她拿出紛亂的絨線，兩手繃着，請他剝斷，他帶笑的說：「好，一刀兩斷，兩刀四斷。」而她却紅着臉，低着頭，不高興的說：「誰和你牽絲攀藤啊！你放心好了！」他和她是熟習到這樣深的程度的，於今人去牀空了。他坐在她牀上癡癡的想念她和他之間的關係，想及她白天還在校，怎的一忽兒就搬走了，心中不免有點兒空虛惆悵，但這時對門牀上有人醒了，另一個人却仍在呼呼的睡。

「你是誰啊？」是一個特別嬌柔尖脆的聲音，很好聽的，但好像有點兒做作。

「我是懷遠，你是誰啊？」

「我是——你猜吧，嚇嚇嚇！」

「我猜不出。」

「你猜一猜吧，沒有猜不出的。」

懷遠的心稍稍樂意一點，稍稍活動一點，他本想用「我來摸一摸」來代替那「猜一猜」的，但他却呆坐着不動，他不知道牀上另一位是誰，更忘不了樓下那回事。他上樓實在是很默笨的要陪襯樓下那回事，並無別的目的。他的微皺的心海的波紋爲着過去的無謂的事，立即平靜了，懶散而頹敗的堆在牀沿上，沒有理會那位女士第三聲的「你猜一猜吧」！他僅在黑暗中注視着這覺醒了的女人，這奇怪的女人，默想着她含笑的在歡迎着自己，他自個兒在那裏出神。他不明白自己失敗之後怎會又大膽的跑上樓來的，更不明白樓上這個是那末嬌柔閒逸，喋喋的和自己搭訕，而樓下那個卻又那末矯揉做作，忸忸怩怩，欲擒故縱的。他想：假使當時自己不肯下牀，不肯鬆手，她不見得張揚起來，把她自己也放在衆人口裏當故事流傳着吧？即令自己下了牀，然而她的態度和緩了，自己不走出房，不仍然可以和她隨使的假癡假呆的糾纏着嗎？女人原是愛矜持愛做作的啊！自己真太傻，太無能了！男女間並

不是真正有什麼不可磨滅的戀愛的，全是爲着一時的衝動，一時的滿足呀！除此之外，一切不是虛偽的裝門面的嗎？樓下的那個，她是怎樣動了情感又怎樣掩飾着，前後多矛盾啊！樓上這個不知名姓的人，她又是如何的放縱，任性，玩弄着新闖進來的他啊！女人，祇須她不討厭那男人，在某一時期，她和那男人不是全都可以隨便嗎？假使沒有萬惡的禮教，厭煩的生育，以及虛偽的名譽等等束縛着？

這時，那要他「猜一猜」的女人靜默下來了，室內除另一個人的鼾聲之外是耗子嗶嗶的聲音，是蚊子嗡嗡的聲音；炭酸氣，悶熱充塞着，全室是荒涼而雜亂的。街旁的電燈無情趣的投射一線的光，一切都隱約呈現在他的眼簾了。他蚩蚩氓氓的想着，坐着，在牀上的書堆中翻着，無意義，無目標，他想就這樣送走這苦悶的殘夜。

在亂書堆裏，忽然，他翻出密司陳的一本日記。這日記很舊，是用藍綠裝

釘的，雖很舊，却保持着舊有的整潔，好像是個珍藏的本子。打開一看，首行標着「我的自殺記」。懷遠驚駭的握着這本子，順着電光，湊近眼睛，靠在牀架上，神經震盪的專注的瞧着日記上一行一行的字。

日記中敘着她在某年某月和縣校一個青年教員戀愛着的故事。以創傷的靈魂去追憶過去的快乐，詞句間無論怎樣也剔不掉悲傷的成分。她是一個孤女，不知何年何月雙親棄養，恃族中的長老撫養大，受了教育，在縣立初小任課，一切都滿足。但她念念不忘以往的哀史，時時擔心着未來的命運，對於終身伴侶，她是非常慎重的，然而長日幽棲在悲境中的她是受不起半點的安慰的。當那青年教員在她前面獻殷勤時，她禁不住熱烈的戀愛着他，漸漸的終於委了身。半年的戀愛生活平淡的無味的過去了，她是非常不滿意這平庸的枯燥的職業，竭力主張往外謀發展。寒假後，兩人相約在某市相會，準備到上海去開創她們的前程，但她們未分離之前，她就發覺他不屬意於她了。

。在她心中雖老蓋着不圓滿的印，然而也祇得容忍的希望他將來會變好。因此，畢竟如期隻身在某市守候着，守候着，資斧快要完了，結果是得到一封含糊其詞的冷峻的短簡。她想找着他論理，但不明他的住址，而且覺着這是注定了的命運，自己是天生成的弱者。她昏昏沉沉的，茫無主宰的搭了一個帆船，自己不知要向何方駛去。感傷過去的身世，悲切眼前的淒涼，就覺自己是一片委棄了的枯葉，任風雨去摧殘，任波濤去沖打，漂漂浮浮，不知托身何處。她哭一陣，笑一陣，毒恨一陣，在半夜過後，她躍入急流的江中了。她不知怎樣生的，也不知怎樣的死去。翌晨，她發現自己躺在一個農婦家中，她驚駭她的復活，她號啕的哭。經人們的安慰，苦勸，最後還得地方人士的資助，她終於起程到上海，找着了熟人，進了個短期的學校，畢業後便當現在這小學校的教員。她算是把自己翻造過了，她生在另一個世界裏了，她改變了姓名，對任何人談及她的身世。她無論處事接物，老是鐵石般的



，冰霜般的，就預備這樣去完成她那崎嶇而險阻的旅程。

壞遠看完這悽愴委曲的戀愛故事，他深深的感動了，他沒有把這當作無聊的小說看，這是現實，這是他的一位女友的悲慘的傳記，他追懷她以往的情態，平日對人那末冷淡，而對他却特別的關懷，體貼。他哭泣了，眼淚滔滔的流。他哀憐她閱歷了如許的人生的詭譎却還誤認自己是一個好人，甚至希望自己是個她的真實的戀愛者！見鬼，自己不是和那青年教員一樣的傢伙嗎？一時和女人得了某種滿足便萬事全休嗎？他覺得很慚愧，很惱悶，幸而沒有對她用過手段，轉過念頭，才稍覺舒適一點。但一念及對樓下那個幹了那滑稽的把戲，他不禁握着拳在自己的腿上重重的槌了兩下，不過自慶沒有腳踏實地的將惡劇表演出，便仍然寬恕了自己。

這時，他全然迷惑了，混沌了。他起首以為自己的行為是進化的，是開明的，現在又覺倘使男女間的關係那樣的隨便，究竟太近於原始人的生活，是

未開化的，但這兩者究竟誰優誰劣呢？男女間的關係究竟應該怎樣呢？說是戀愛，然而一方和這人戀愛，背了這人又一個一個的和別人戀愛着，而且滿足了之後便萬事全休，甚至覺着倦怠煩厭，無論男的女的，提倡禮教的，暗地裏誰都歡喜做着這種紅樓夢。至於唱着「青春在逝呵，盡情娛樂吧。」的調子的人們是不用說了。說無所謂戀愛，男女間祇有單純的互求一時的滿足的一意念嗎？然而許多快樂的人在這上面悲傷萎謝了，許多生命在這上面犧牲了，這樣的悲劇是層出不窮的扮演着，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月兒西沉了，東方現出紅豔的彩霞，又是火熱的日子的預兆。街上轆轤的響着大車，宿鳥在枝頭咕咕的叫，漫漫的夜象是完結了，然而清明的白日却沒有彰明的出現；懷遠臉色灰敗的候了一陣，萎靡的立起來，伸了伸懶腰，悶悶的，匆忙的，走出這半明半暗的屋子，下了樓，溜過密司朱的寢室，開了大門，在街旁的樹陰下向着法國墳山走去。

遊藝會像是剛剛閉幕似的，他像是演員中的一個醜角，生怕誰撞見，識破他的真相，生怕他那所謂「戀人」遇着他，揭穿他的祕密，責罵他無恥。他羞慚的，憤懣的，不願看見一切男人，女人，痛恨一切男人女人，連自己那「戀人」也恨着，連自己也恨着。他顛顛倒倒的昏悶的往前竄，眼前的人啊，樹啊，屋宇啊，他都一無所見，好似在雲霧裏行走。

他橫陳在法國墳山裏的一座古墳邊的條椅上盡量的吸納着朝氣。

## 浴

瞧了鄒成那寒酸樣兒，就猜得出這失業的人是窮得一個多月也難洗一回澡的，於是我向他提說願為一次洗澡的東，他微笑着，腰身扭了兩扭，便欣然應諾。

他是我新近認識的一位鄰居，在認識他之前，我早就知道一點關於他的故事，真罪過，爲着想窺探他那故事的全豹，我纔對他這樣客氣起來的。

這夜，月光皓潔，我們不憚煩勞的踏着嚴霜，在街上，找着一個雅潔的澡堂，走進澡堂，我便向堂倌要了一間便於談心的小房間。

入浴後，我是整個的身體聽堂倌去調排，而他却拒絕堂倌的請求，靜靜的躺在浴盆裏。不消說，這顯然是他怕去了多日不會開洗的自己的身分，而輪着不動的用意，自然是想浸透一身堅牢的積垢以便洗起來事半功倍啊！並且他那虛弱怯寒的身體怕也很需要在熱水裏多留戀一會兒，我暗笑之餘，心中不免愴然了！

洗了一半工程，我毫不顧忌的急切的問：

「密司特鄒，聽說你去年下半年演過一回戀愛的趣劇，真的嗎？」

「——唔——唔——有過這末一回事！」

「願意從頭至尾講給我聽嗎？」

「這個——唔——沒有什麼不可以，洗完澡再講吧。」

得到他的許可，我便暫時沉默着，靜聽他那竭全生命去磨擦的聲音和使力過度所發出的猛烈的喘息，

洗完澡，我退到小房裏，耐煩的等着。許久，他洗完了，走進房胡亂洗了頭，便往臥榻上一倒，看樣子，他很疲乏，閉着眼，好似在領會困頓之後所得的無窮熨貼，離了塵俗在摩挲仙境裏的况味一般，直到他微微的張開眼，喝了一口茶，含了一支香煙以後，我纔接續問：

「噫，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嘍，請講啊？」

「一定要講嗎？好，——講起來，唉，這好像是一個夢，在我也許夢都夢不到！這總算是，我畢生的奇遇，一個值得紀念的生命的微波！——你瞧，我這副樣子並不怎麼漂亮不是？在離市三十幾里的 L N 大學的中學部主任幾點

鐘課，每月拿百多塊錢的薪水，經濟方面也不算怎麼闊綽不是？至於學問，那更不用談！總之，一切可說毫無誇耀，可被人瞧得起的，——呢，然而好運道却偏愛惠臨到我頭上！

『這是去年寒假後的事；一個同事的老婆養了孩子，在福園請酒，我去了，幾個同事以外，還有兩個女學生。戲謔啦，飲酒啦，猜拳啦，鬧得真起勁。鬧到最後那個叫高鳴鶴的女學生忽然立起來敬酒，挨次的敬，末後輪到我了。我以為她不會敬我的酒的，我們彼此不過面熟，她並沒上過我的課。並且，對於酒，我頂多祇有三杯的量，那時候已經很醉了，我便推辭着。誰知道她竟笑嘻嘻的站在我身邊，提了壺，般般勤勤的苦勸，而且連連鞠躬說：「鄒先生，我一向是不會敬人家的酒的，如果堅決的拒絕我，那便是當衆丟我的臉！」唉！那真是沒有辦法啦，這樣一來，我祇得喝。可是第一杯喝完之後，她又篩滿一杯高高的舉着，撒嬌撒賴的說了許多打趣的話逼着，

一雙眼睛笑迷迷的釘住我，這時候，一方面我推辭着，一方面我也禁不住一雙眼睛釘住她，哈，這女子的眼波流盼起來，就像一池盪漾的春水一般可愛，圓滿的臉上泛着紅潤的笑渦，像頰透熟的櫻桃從臉上看到她的脚跟；婷婷娉娉的腰肢，肥胖的腿，我這樣通通看一個飽，她也一點不差怯；尤其那一陣一陣沁入人心骨的肉香，恐怕誰也熬受不住。對着這浪漫多姿的女子，不能說浪漫，那祇能說天真活潑，富於西歐情調的女子，這時的我，朋友，初次接近這樣年青的女人，一下就把捲入情海的漩渦了，靈魂飛上了雲霄，昏昏沉沉的，我有峻拒她的力量嗎？這時候，好，我喝着，喝着，往後我便十分醉迷了；豪興一發，我還當場吟過一首詩，詩雖則做不好，但單就這一點看來，也可推想我那時的興致吧！——

「往後，我也不知道是怎樣躺在旅館裏的牀上的；半夜醒來，張開眼一看，你猜是怎麼一回事？那真是一個夢，夢都夢不到的一個夢！那個高鳴鶴她

竟着了便裝坐在我牀沿上，一見我醒了，忸怩的帶着關切的樣子詢問我，安慰我，最後還向我道歉！這樣情致纏綿的，對着她，我祇有感謝！更深入靜的時候，在旅館裏的小房間裏和一個少女相逢，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歷，那時候，我心中不禁忐忑忑，身體不禁在被裏戰抖，若不是受自尊心的宰制，朋友，我要握握她的手，抱抱她，吻吻她，那是極容易的事！我想她該不會拒絕的吧！但我可沒有這樣辦。後來她見我那樣的莊嚴，自己彷彿有點難為情的樣子，又稍微離開我一點。她告訴我在酒館裏我已經大醉了，夜深了，天又冷，大家覺得回學校不便，就在旅館裏開了幾間房間，同事們嫌我酒癩臭，讓我一人佔一間小房，她和女同學佔一間房，因為那個同學睡着了，她放心不下，就偷偷的溜出來看我，末後，我們又談當天的事，談人生，談文學，談得很久。這女子態度的磊落大方，談吐的風雅，就一般女學生而論，總算是令人驚嘆的，令人折服的，並且她的文字也很不壞，在校刊上，



我常常看見她有新詩發表！——

「自己以為這回的事就此終結了的，心中雖不免時時把牠當陳跡摩挲着，却沒有希望把這事重行演化起來的念頭的，但是回學校以後她竟陸續到我家裏來過好幾次。——有一天上午，她見我在收拾應用的物件，就問我上那兒去，我將到南京去會幾個朋友並且在那兒有半個月居留的意見告訴她，她說：「真妙極了，鄒先生，我也正預備到南京去看看我的哥哥呢！我哥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那末，鄒先生，你幾時動身呢？我們一道去。」我當時含糊的答應了，但事後仔細一打算，覺得和女學生一道去很不便，在經濟方面也很不合算，車費啦，一路的嚼用啦，一個先生對於一個學生，這些用費總不好意思不慷慨的負擔的，況且那時候，我身邊祇有四十塊錢，這不糟糕嗎？隨後我就閃爍的對她說，「我目前還不能決定那天走，作興在上海有兩天耽擱。」我以為這一下就可以開脫了吧，那曉得她竟一步一步逼着問道：「那

末，你打算在上海住在什麼地方呢？」這真使我很爲難呀！我想說住在一個同事家裏，但又怕她奔槍的仍然找到我，這風聲一傳出去還成話嗎？我一向不跟女子接近的，何況是同校的學生呢？我祇得又推託的說：「這，目前也不能決定，住在惠中，或者——」可是不等我說完她截住了說，「好，一定，鄒先生，等一下我到惠中來找你。」

『到了上海本想當天就搭夜車的，恰巧有的事沒有料理好；等到把事情弄好，又從朋友處借了幾十塊錢以後，時候已經來不及了，那天晚上便住在惠中，不瞞你，那時，我也真猜不透這女子的用意，我免不了起着想看看這女子的對我究竟要怎樣的念頭啦！——』

『大約是晚上九十點鐘光景，在旅館裏，我正預備睡覺，果然她來了，走進房嘻嘻的說：「我知道鄒先生是不會失信的，所以不管怎樣晚，我還是找到這兒來了。哈哈，我們究竟什麼時候動身啦？明天嗎？」她說這話時，

那姿態差不多是很嬌媚的，溫柔的挨着我，她是想着整個的身體貢獻給我，我敢說，我知道不能再飾詞推諉啦，我老實的告訴她第二天搭七點半的早快車，她頓時跳躍的說：「好，鄒先生，那我今晚就用不着回學校了，免得明天來不及，並且這時候要回去也沒有火車了，我決計就在這兒住一夜。」主意好像是早就打定了的，那神氣就好像一個已婚的女子在吩咐她的丈夫。我按電鈴想關照茶房再開一間房，她却一把扯住我的手搶着說：「幹什麼？你是想叫茶房再開一間房嗎？這錢是可以省的，我們就住在一間房不成嗎？你這間房很暖和，又有沙發，我可以在沙發上睡一夜，即令沒有沙發，我睡地板也行的，我祇需要你那條氈絨毯子。」隨後我將換一間有兩個牀位的房間告訴她，她仍然反對。像這樣勇敢的豪爽的女子，我真纔看見，倘若，我拒絕她，她會笑我思想不澈底笑我的行為太落伍。在這個新時代，在一般新進人物的眼中，一個中學教員和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新女性同睡一間房，不一

定就成功了夫婦關係，不一定就算是人間的醜事！我們既不是逆着時代走的人，那我又何必定要峻拒她呢？何況我又不曾結過婚，這女子又很合我的意思！那怕什麼？什麼都不必顧慮啦。雖然我自問沒有可令人崇拜的地方，但我也承認戀愛的神祕，一個平庸的男子，有時他被一個女人發現出他的某部分的特點，也竟有被那女人愛上了的事！——

『我們在旅館裏暢談了很久，就在外面的菜館裏吃了一頓，喝了不少的玫瑰酒。起初她老是僅僅勸我喝，我惕於上次的苦惱，却沒有過分的喝，她不免掃興的纔自己也喝了幾杯。也不知怎麼弄的，幾杯酒下肚，她忽然喊頭痛，昏昏沉沉的好像非常的厲害。我害怕起來，即刻付了帳，把她扶上車，拖回了旅館，妥妥貼貼把她搬到牀上，替她解了外衣，脫了鞋，蓋好被，又灌了仁丹，又用涼手巾冰她的頭，我服侍得很周到，憑良心，這時候，我是全身充滿着一種俠義的精神，抱着赴湯蹈火的決心去援助，甚至比她身受的還

更大的災難的一個弱女子，我真是和自己的妹妹一般去服侍她的。但她對這  
次的事變我却不明瞭。倘是酒裏攪了過多的酒精，爲什麼我又受得住？她會  
喝酒，我不會喝酒，而且我比她喝得多啊？——

說到這裏，他靜穆的沈思着，於是我急切的問：

『那末，那晚你們究竟怎麼睡的呢？』

『她睡在牀上，我睡在沙發上。』

『難道你們真是沒有同牀，也絕對沒有發生肉體關係嗎？』

『那裏，絕對沒發，絕對沒有，我知道這是不能取信於人的，但是我既經  
肯把這事說給朋友聽，我也就什麼都不必隱瞞了，我爲什麼要隱瞞呢？的確  
的，那晚我在沙發上過了一夜，昏昏沉沉的過了一夜，有時睡不着，祇在房  
裏徘徊着。有時按捺不住熱情的奔放，我祇站在她的牀前聽聽她的呼吸，賞  
玩她那動人的臉子，端詳着她那勻和的胸部的起伏，對着病中的她，憐惜的

情感和意外發生的恐懼，把滿腔不好的念頭完全驅出域外了。等她完全清醒我心中又躍動着那念頭時，已經是早上六點鐘了。我們匆忙的起來收拾好一切，便往車站奔。到了南京以後，我們就沒有再會面了，一直到如今，一直到如今！」

「在這樣長久的別離中，也常有信來嗎？」

「起初也有一兩封，但都是很平淡的信。往後便消息渺然了。但這幾封信我始終保存着。——在車中，她看見我的手絹很髒，送了我一條綢手絹」他起身從掛在壁上的衣服裏慎重的取出那綢手絹：「噯，這就是她賜給我的唯一的紀念品，很寶貴的。我永遠隨身帶着，對着這手絹，就如對着她本人一樣！」

說到這裏，他瞧着我苦笑！

「這倒很奇怪！這女子的態度真在像仙鶴一般令人難以捉摸的噢！那末，

你那次也受了什麼損失沒有？」

「沒有什麼損失，開房間，坐頭等車，吃飲食，總共不過花去三四十元，在南京分手時，雖則她向我借去三十塊錢，但她聲明回學校後還我的，她在什麼時候回學校，我不大清楚，但聽說她回校後不久，就將行李搬走了。至於我回學校以後就接到校長「另圖高就」的通知。當時，我莫明其妙！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我們在南京的時候，校長也在南京，因為學校的經費問題，學生請願團也到了南京。請願團裏有一個男學生和她很要好，不知如何曉得，我們這回事，就一五一十告訴校長，加之這時正在校長利用學生的時候，於是我便接到這樣的知道了。離職以後，我便賦閒到如今，——講到損失，這真算不了什麼！」

「那末，你失業到如今，難道還在戀着她嗎？一點不懷恨她嗎？」

「我怎會懷恨呢？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念頭！我絕對不認為她是可恨的！」

我覺得在情海的波濤中要得到最後的勝利，沒有旁的，祇有堅忍，祇有堅忍！」

這樣說着的他，臉色異常難看，眼眶裏潮湧着淚珠，這淚珠映着電光的反照，我覺着非常的神聖而嚴肅似的。我癡癡的瞧着他那灰暗的面孔，他那堅決的態度，他那興奮的神情，以及他那瘦削的軀體，再推測着陷落在這種戀愛裏的他的結局，我心中真不免愴然了！

已經很晚了，我們穿好衣服付了帳，便離了澡堂。街上人影稀疏，月兒也躲藏起來了，冷風從周圍裹了冷來，他那腰身又扭了兩扭，一壁縮手縮腳的走，一壁回頭瞧着我苦笑着說：

「謝謝你，朋友，今晚這個澡洗得真痛快！」

十九年元旦在寧波



## 牧童的過失

是暑天，每天下午一放學回家，荷牙子就給他阿爹逼着去看牛，講起來孩子們總以為看牛比上學好十倍，其實也正是他們不知道看牛的苦處，你想，他還祇十歲年紀，當然趕不上阿爹那末老練，要看蠻大一條角叉叉的牛，不騙人，牛子雖然不會對他暴虐過，但他假若不借那枝大馬鞭的光，他也許怕牠比怕阿爹還厲害，况且又是一個人，要到遠處的山邊水邊去，天煞黑才回來，而他那小腦子裏又有的是山神水鬼的故事，所以他不免常常起着非分之想——他少不了一個伴，

和往常一樣，一天，他把牛子從欄裏牽出來，祇想在屋前的塘邊延捱着把時間度過，和往常一樣，他看見他二嫂在塘邊洗衣，看見在塘邊樹蔭下

草鞋的隔壁的細毛，也看見在大門口待着的細毛的堂妹成妹子，這些，他全不在意，祇願慢慢的牽着牛子沿着塘邊走，不過有時他也看看他們的，細毛呢，一雙眼睛專們瞧着他二嫂也能織草鞋，這種本事他當然很佩服，至於他二嫂呢，老是那件衣在水裏擺來擺去，洗了半天還是那件衣，那他就有點瞧不起她了，往常他二哥在家時，他從沒見過她把一件衣服洗得這樣仔細的，而且他們的談話也真使他聽不懂，

『怎樣，我來的啦！』細毛皺眉諛笑着說，

他二嫂總是低着頭不響，

『怎樣答應了吧，我來的啦！』

『你來你的，關我什麼事！』他二嫂紅着臉帶笑的說，她好像囑細毛不過

○  
荷牙子這樣想：這算什麼呢？來不來有什麼希奇的，這樣的裝鬼臉！細毛

如果對我說，我真是求之不得啊！但他不對我這樣說，真奇怪！……還有成  
妹子也使荷牙子心裏很奇怪，她在大門口呆呆的發傻，她不會對他的看牛表  
過同情的，這時她瞧見他，忽然跳蚤似的跑攏來捱着他，手裏捏着個芝麻餅  
，在唇邊舐一舐又拿開，生怕一口吃完就一輩子吃不到第二回似的，眼睛笑  
眯眯的瞧着他，偏着頭，搖擺着身子說：

「我同你看牛去好不好？」

「你肯同我看牛去，這才奇怪啊？——你媽不罵嗎？」

「不罵的，我二叔，不是我爹昨天朝南嶽去了，今天我二叔就來了，他同  
我媽坐在牀上講私房話，我媽不許我聽，就給我一個芝麻餅哪，……」這女  
孩把那餅來回翻轉來看，接着說：「她叫我到外頭去玩，我一出房門她就  
把門鎖了，是她自家叫我出來玩的呢！」

「呵，這就最好沒有，那末，我們就到毛家壩去，毛家壩水祇這末深！」

荷牙子歡喜的做了個手勢，「那裏的魚才多呢，昨天我同上屋賣牙子到那裏捉了好幾個，柳條兒穿着提回的，這末長一串！」荷牙子又做了個手勢，雖則他極盼望她同去，但他可不是對她瞎吹牛，

成妹子就牽了他的手笑着跳，

「我也要同去，我也要同去，唔——」他弟弟聽見要到毛家壩捉魚，馬上丟了手裏那石子，從屋裏奔出來，抱着他哀求，

「要去就去嘍，你祇不要吵就是，」

「好，我不吵！」

荷牙子總算走點運氣，原先他祇想找個把人同去就行，於今有了兩個，而且都是自己找上門的，於是他們什麼都不管，急忙的出發，

七月的太陽雖然到了下午四點鐘，還是火一樣燒着，而且路上的沙子也像炒得熱烘烘的栗子；不過他們雖則全是秤頭赤腳，也並不在乎，因為他們在

路上一點不停留，牛子要饞嘴，他們總不許，以為毛家壩有好草，有好水，尤其有好魚，到了那裏，不就彼此兩便了嗎？牛子也像知道他們的好主意，並不怎樣的執拗，

一到毛家壩，荷牙子首先把牛繩隨便的繫在草地的一株小樹上，其次就是他自己，匆匆忙忙把身上的褂子剝掉，把褲刮下來，丟在沙上，幾乎要把牠扯得稀爛，再從老遠老遠的地方排了個陣勢，嘴巴把氣封足，開始狂奔着，奔到壩邊，縱步跳進水，撲通一聲，水沫騰上三四尺高，人沉在水底，他還故意攀住水底的泥溜硬要兩三分鐘久才浮起，他彷彿要那樣才對，要那樣才算過癮，因為水裏也實在比岸上涼快得多啦！並且不使得成妹子見了，對他弟弟這樣叫喊道：「哎呀，你看他嘞！」那有什麼趣味呢？她既是頭一次同他來看牛，他應該做點花樣使她看得第二回還想來才是，

再次是荷牙子像耍太極拳一樣，把壩底的泥沙鬧得翻起來，水渾了，魚兒

躲藏了，看不見人，他才動手捉，一面叫成妹子和他弟弟在沙上掏洞，掏得見水，然後將他丟在沙上的鱖魚，寸把長一個的養在洞裏，成妹子纔八歲，他弟弟纔六歲半，他們幹這種事業也頗能勝任，

摸一陣魚，玩一陣水，玩累了，荷牙子就輪在水邊把沙子將自己藏埋起來，他弟弟和成妹子也幫着經營這喪事。在平常，他一個人牽牛到那畧時，他未嘗不想真正葬在那沙裏的，可是這時候啊，他全不那樣想，他祇靜靜的閉着眼輪着，讓他們去葬，等沙子堆滿了，他一翻身跳出這墳墓，而且滾到水裏大活而特活了，不但如此，他活得更起勁，在水裏他還來點俯游仰游等的花巧，有時全身潛在水底還能爬行三四尺遠，多自由！多有趣！

「我也下來，」成妹子看起了興頭這樣說，

「你下來嘍，水裏多末涼快啊！」

「好，我把褂子脫了！」她把褂子脫了走到水邊，說：「真好玩喲，水裏

，我把沙子替你塞了水口，省得魚兒逃出去，好不好？」

「祇要塞得住，有什麼不好！——成妹子如果鱸魚捉得多，我們一人一半！」

成妹子捲着褲口蹲在水面用沙子塞水口，荷牙子的弟弟也相幫她，水口塞好了，她就在水邊捉蝦子，祇須捉到一個死蝦子，她就自以為能幹，很起勁的捉下去，她忘記她的褲子那時並不會開口，以為還像先前一樣，祇一蹲下去就能把肉屁股露在外頭的，她儘蹲在水面妄想再捉個活蝦子，好一個波浪來，並不算怎樣大的浪，就把她的褲襠盪溼了，加之荷牙子玩水時所打出的水沫落在她身上，就夠把她的褲潮溼得有個八開的，何況她還不留心！荷牙子會看過成妹子撒尿，他以為她和他們男孩子的不同，就祇少了那點點，那有什麼喜奇的，於是他提醒她：

「成妹子，你索興把褲子脫掉吧！」

『我也脫掉褲子啊！……唔，我不，我怕螞王，螞王釘在腳上要出血的，』

『那末，你的褲子不是全會弄溼去嗎？』

『我不怕，祇要一會兒不下水就會乾的啊！』

荷牙子也就不再去管她，隨她怎麼去弄，她後來把屁股全浸在水裏，但也摸不着活蝦，連死的也沒有，她就在水邊玩，後來她竟試着往深處走，水沒到腳膝，她就不敢再往前，他告她頂深的地方也不過齊胸腹，也沒有螞王，又教她怎樣玩，他能仰着在水面玩，祇兩腳動一動就不沉，又故意兩手伸出水，或抱着身子，或捏着小雞雞現本事，但成妹子却不敢照樣做，

她兩手撐在沙上，彎着腰，兩腳輪流打着水，像山羊走路，漸漸的她膽大了，公然把身子浸在水裏祇脹出個頭，打得水點跳上來幾尺高，像成妹子這種游泳法，荷牙子的弟弟也會的，也伏在水邊湊熱鬧，小壩裏有了三個這樣



的人物，真是天都鬧得轉，水珠像雨點一般不絕的灑在頭上背上，真清涼！  
孩子們的毛病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儘管自己樂不顧大人憂的，好，久之，  
事情發生了；驀地，壩邊上巍然的聳出個成妹子的媽和荷牙子的二嫂，

「哎呀，你們三個畜生在這裏啊！——成妹子，你這殺千刀的，不要臉的婊子，你也學男孩子樣玩水啊！——我什麼地方沒找到，你這死鬼，還不給我死上來，我揪你的皮！」

曉得她們是幾時到壩上的嘍，成妹子的媽罵了一陣他們才知道，荷牙子嚇了一大跳，即刻走上岸穿衣服，其餘兩個也跟着走上岸，戰抖的提着衣，身上溼淋淋的，一看太陽，太陽在山那邊，祇向他們露出半個臉，一看牛子，牛子不知怎的不見了，

「荷牙子你這死鬼，你把我成妹子騙到這裏玩水啊，你這不愛臉的東西！沒教訓的野種！」

「是她自己要同我來的，我又沒有拖她來，」

「你沒有拖她，難道你就聽她玩水啊！這才出了你祖宗三代的奇啊！我沒看見過這種刁傢伙！」

「她自己耍玩水，怪得我吗？」

「何得了，你看這畜生，」成妹子的媽直急得在壩上蹬腳；「荷牙子你要強，我定規回去告。」

「你回去告好啊！我不怕，不是我拖她來的！」

「你不要同他講，他一向是這樣頑皮的！」荷牙子的二嫂也在旁幫嘴，

「定規告，啲啲，你媽早就在門口拿着棍等着啦，——我纔看見這種狗婆養的孩子，這樣大，有臉帶女孩子玩水！——走啊，成畜生，你還望着人家作什麼？你死了自己的臉，也把我的臉去盡了！你，你還不趕快給我罩起那件皮！」

那婆娘的臉好像真爲這事氣得發黑的，她那肥胖的胚子軟洋洋的堆在壩邊上，連步子都走不開，好像要倒下的樣子，這樣沒有精神而她的巴掌却力氣足，一陣一陣在成妹子的臉上背上揮，打得她簡直來不及接連着哭，她叫一聲隔半天又叫一聲。

「你還跟那個死鬼玩水不？你還跟那個死鬼玩水不？你這小娼婦，你還哭！」

巴掌又一記一記在成妹子身上打，走幾步，打幾下，好像就這樣一路幹回去的。她還說：『要是你爹在家啊，哼，他定規制了你的命！』不但如此，她還走幾步又轉過臉惡狠狠的對着荷牙子做手勢，獠牙暴露着，真容易令人聯想到她們晚上歇涼時對他說的那吃人的殭屍。他弟弟是哭喪着臉跟在她後面。

那時荷牙子簡直癡呆了，她怎的罵他，怎的唬嚇他，他全沒注意，他祇覺

得自己有點對成妹子不住，當初沒有阻止她，以致吃這樣的苦，也覺得是她自己該倒楣，他想：她媽好好的叫她出來玩，怎麼又惡狠狠的把她打回去？難道那婆娘當初祇顧自己跟她二叔叔關着房門講私房話，於今私房話講完了，反而說成妹子出來壞了嗎？早知如此，哼哼，我要是成妹子，他媽的，當初向那婆娘需索十個芝麻餅也不算多。……他這樣悲憤的胡思亂想，同時也還有兩個大恐慌，攢進他心裏，一是怕那婆娘真正回去告，二是那不夠朋友的牛子不知到那兒去了，

他不敢走回去，儘咨嗟嘆息的留在毛家壩，看看壩裏的水，靜靜的又澄清了，魚兒們也在水面吐氣了；看看兩岸的沙子白茫茫的起伏的，而且枯燥的；看看天邊，日光全沒了，雲彩一列一列嵌在青天上，魚鱗般閃耀着，而遠處的樹林却現出陰森而沈鬱的樣子；看看自己的家，家在山那邊，並不遠；望望自己的脚下，禾田在眼底下旋轉，鳴蟲到處向他嘲笑，沙洞裏的鱸魚冷

靜的翻着白肚皮，怪可憐的，可是誰料到牠們的暴君於今惡貫滿盈了，流亡在荒島，自生自滅，沒人過問嗎！真是，他那時孤單另皇的，在壩邊很害怕，同時還起了點身世之感呢！

天快黑了，遠遠的，他看見他父親東張西望的來了，口裏叫罵個不絕。本來他一個人很害怕，但一有人來，他就膽大了，於是他趕快躲起來，心裏憤憤的想：他還在罵，難道他就不怕我淹死了嗎？如果我淹死了，祇賸一個兒子我看他怎麼辦，到那時，我看他的牛子請誰看？哼，這樣黑心的人，我定規要死一回給他看看，我要看他在我死了之後又怎樣，說不定他會跟成妹子的媽辦交涉，是她嚇得我不敢回去纔有這種悲慘結果的，她罵過我「不要臉」「野種」我犯了什麼罪，要她那樣惡罵啊。：還想這樣暗呢下去，把氣出盡，可是他父親越走越近，他便伏在田壩下不動。

『荷牙子——荷牙子你這猴子崽，死到什麼地方去了啊？——哼，這畜生那末

小就什麼都幹得來，媽的，一回來我是沒有面子給他的！」他父親儘管東張西望的喊，罵，他儘伏在田壩下細細的想：還祇跟成妹子玩玩水就這樣苛刻，假使你發現牛子沒有了，還不知道會把我怎樣宰了呢？……但在他隨即又聽見他父親低語道：「怎樣牛子回來了，他自己又不見了呢？難道——我想不會的，總是躲到上屋寶牙子家裏去了嘍——」聽了這話，他在又喜又惱，喜的是那牛子究竟還夠朋友，沒和他為難，自己回去了，也奈何他不得，惱的是他父親竟不以爲他是死了，他還沒有到上屋寶牙子家去探聽，怎麼就這樣大膽的說了昵？

他本想假裝死在外頭的，但他父親一去，他就怕，他悄悄的遠遠的跟着他父親走回去，那時天已黑了，他就溜進屋後的菜園裏躲着。他看見屋裏的燈光，又聽見廚房裏的洗碗聲，這一來，他裝死的心思沒有了，他祇着覺肚子餓，同時他茫然的感到一切太空虛了，他想：我爲什麼定要有入陪到毛家壩

以致弄到這樣呢？我爲什麼不進屋吃兩碗飯，却躲在後園呢？我爲什麼都一點打罵不能忍受呢？像成妹子，她該吃得飽飽的，她該睡得安穩穩的，她雖挨了打，於今總算苦盡甘來了啊！而我頭頂的是蒼天，腳踏的是草地，包裹着全身的是黑夜的冷氣，兩手空空的垂着，不知要攔在那裏才好，我什麼都沒有！我爲什麼不把沙洞裏的鯽魚帶回呢，我真是個傻瓜啊！……

疲勞之後的人們晚上睡得早，庭園寂靜的，月亮上來了，照得他幾無藏身之所，他兩次三番想走進廚房偷點冷飯吃，但後門鎖了，他不能不往前門走，可是他向前門張望時，總看見他媽倚在門欄上兩手撐着頭嘆氣，有時東走走西望望，於是他又退回後園了，等了半個鐘頭再向前門一張望，他母親還是在那裏，走進走出，全沒有想睡的樣子，於是他又退回去伏着不動，他看出她的神情好像比她忘掉老雞婆的時候還憂愁似的，這倒使他心裏還高興！在後園正等得要瞌睡時，一個影子把他驚醒了，幸而他這小人物還沒有使

那影子注意，他看見那影子走到他二嫂的窗底下，輕輕敲了兩下，隨即又聽見裏面咳了一聲，於是那影子爬進窗子了，他看得很入神！他想：那是鬼？是賊？如果是鬼，我二嫂該嚇得叫起來的啊！如果是賊，但我二嫂醒了，他敢偷她什麼呢？我眼睛看花了？……他想喊，也想不管三七念一藉着這機會把自己仍然活活的介紹給他爹媽，但他不知他爹媽究竟要把他怎樣，她始終不敢喊，

過了許久，他又向前門張了一下，好，他媽不在那裏啦，他心裏一喜，就輕輕的向前走，不料正離大門極近時，他媽忽然又推門出來了，她一眼看見他，想奔上前把他捉住，又怕驚駭他，就沒有這樣辦，也沒有高聲叫，祇用手招他，但他還是逃，逃到原處就不動了，好像不這樣做作一下，那才丟醜似的，

他媽慢慢的走近，他裝做沒看見，讓她竄上前，把他抱住，他在母親懷裏



掙了兩下，就開始哭，實在，不這樣，這漫漫長夜他將怎樣了局呢？他這樣的被捕獲究竟還是令人感謝的事啊！他媽見他哭，她自己也抽噎着，大顆的淚珠滾到他臉上：『唉，可憐的牙子，你害得你娘好急啊！——你爹也真是，這樣小的年紀就逼着你拋屍露骨的去看那瘟牛！——』她抓住了他簡直沒罵她一句就把他帶着走。在廚房裏，她點了燈，舀水給他洗了腳，又端出溫在熱水裏的飯菜給他吃，並且在火裏煨熟兩隻條子魚，隨即進房去了。等他吃好飯，她又走出來，把他帶進房，叫他仍舊睡阿爹的牀，但是他不肯。她說：『祇要你下次不帶成妹子玩水就沒事，男孩子怎好同女孩子在水裏玩呢？』母親是好的，他也不用她辯論，好，有了擔保，就放膽爬進阿爹牀，偷偷的看阿爹一眼，阿爹的眉頭皺着，鬍子翹着，可沒有睜開眼。他貼在裏邊的牀板上度過這一夜，那時，他怕他可就比怕牛子厲害得多啦！

第二天，絕早，趁阿爹還沒醒，荷牙子就起牀了，一個人溜到後園去玩。

在那裏，遠遠的他瞧見隔壁細毛的背影，

早餐時，他和往常一樣吃着，而且故意裝出極大方的樣子，看人們能夠把他昨天的過失忘記不，因為假使他們一言歸正傳起來，人多口雜，實在是很難對付的。不料這事竟正大得非常，誰都牢記在心裏，個個對他丟着鄙薄的眼色，露出嘲笑的面孔。成妹子的媽在他家門口經過時，還故意推開門，眼睛兇橫的向他瞟了一下，好像說：「這不要臉的也死回家了！」這婆娘荷牙子是恨透她的，但他還能勉強原諒她，他可以說他帶她的女兒玩過水，至於他二嫂，那又何必挖苦人，專尋別人的縫眼呢？她說：

『荷牙呀，昨天你怎麼會想起把成妹子拖去玩水呢？』

『你去問她，看是不是我拖她去的！』荷牙子也不示弱。

『我不信，你不拖她，她怎麼肯下水喲！』

『你不信就不信，這不關你事。』

「哈哈，好，你總算也見過世面啊，哈哈，看你不出噢！」

「見過世面，我看你昨晚見了鬼啊！」

所有他家裏的大人，他頂不怕他二嫂，頂不歡喜她在塘邊同細毛做鬼臉，所以她一挖苦他，他就發氣了。起初，他二嫂全不睬他，眼睛瞧着別處；哼，後來她的臉紅了，他的臉反而沒有紅，但是最後她惱怒了，把碗打得很響，用筷子指着他的臉，憤憤的說，幾乎要同他相打似的：

「怎麼這樣頑皮呵，你啦！」

「他究竟是小孩子，不懂事，你就讓他一步！」他母親調解道。

「荷牙子是真有點討厭，難道你同成妹子玩水是該的，你把成妹子弄病了，他媽還要同你算賬呢？」因為正義之所在，他孀孀也在旁幫嘴。

「荷牙子你要留心你的皮噢！」他父親聽見他們這兒有風波，也在遠處裝雷神鎮懾着。

沒有人再幫荷牙子了，荷牙子不敢再多嘴。

此後，每天下午，牛子還得歸他看，祇許他一人，他牽着牛子上大路，大路常有人來往，他不怕，至於有沒有草，可管不了，他走幾步，牛子走幾步，他看着牛子，牛子也擡頭癡癡的看着他，他和牛子永遠成立了諒解。

一八，五，四，於上海